



青春似火

QING CHUN SI HUO



青春似火

南开大学中文系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187×109毫米 1/32 印张 3 5/8 字数64,000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0/2·503

每册: 0.24 元

目 录

晨耕	韩晓春(1)
青春似火	何维寿(14)
四封信	魏 东(29)
现场会召开之前	冯惠明(49)
阵脚	赵新元(59)
杨树村的早晨	蒋元明(72)
理想新歌	卢晓渤(88)
后记	(110)

晨 耕

韩 晓 春

那还是六九年我在部队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探亲，去蓟运河畔的凌燕村，看望当饲养员的舅舅郭云槐。

农乡七月，树木、庄稼全都罩着一层浓浓的墨绿色，蓟运河象条缎带，蜿蜒伸展，把块块庄稼地串在一起。

太阳象盆火烤着大地。我下了汽车，沿着蓟运河大堤向凌燕村走去。没走多远，一阵狂风，卷着滚滚的乌云，遮住了火辣辣的日头，天要下雨。我正想找个地方避一避，只见一个姑娘，牵着匹黄马迎面走来。忽然间，咔嚓嚓，半天空里响起霹雳，紧接着，铜钱大的雨点砸了下来，河面上立即泛起串串水花。那匹黄马听到雷声，竖起耳朵，脖子一梗，提起前蹄，长嘶一声。它两腿刚刚落地，一只脚踏在了堤坡上，身子一歪，眼看要滚下去。牵马的姑娘嗖地蹿过去，斜站在堤坡上，肩扛手推，拚着全身气力顶住了黄马。我急忙跑过去，拉住缰绳，帮她救起黄马。

大雨象鞭杆溜子似的，哗哗地往下泼。透过雨幕，

我看到那姑娘身上添了斑斑点点的泥浆，左胳膊上鼓起馒头大的包，青紫、青紫的。我拿出雨衣让她披上，姑娘一伸手接过去，披在了黄马身上。她指着大堤下的一个草棚子，在风雨中大声喊道：“走，到那儿避避雨去。”

我们还没走进去，里面已传出来一个尖细的声音：“哎哟，我的老天爷，刚才可真悬呢，风天雨地的，你牵着牲口干啥去？”

进去一看，原来是个五十上下的老太太，身边放着个背筐，盛了半下子猪菜。我认出是凌燕村的马二奶奶，她年青时唱过戏，眼下和舅舅一样，没有儿女。

那姑娘走进草棚，抹抹脸上的汗水说：“趁晌午，牵到兽医站去配种，省得耽误地里的活儿。”

“啥？”马二奶奶正要问我什么，听见这话，对那姑娘说：“牲口配种，闺女不看，小子不干，你到管起下骡子下马的事来啦。”

姑娘把水灵灵的眼睛一瞪，倔强地说：“没人管配牲口，大骡子大马能从天上掉下来？”

“男耕女织，各有分工，配牲口可不是闺女家干的。”

“你呀，还是满脑子旧戏文，县委号召咱自力更生发展大牲畜，我们念过几年书，正该为农村做出贡献。”

我听了连连点头，对二奶奶说，这姑娘做得对。

二奶奶不高兴地说：“咱村从没有过妇女喂牲口，

你一来，破了这个例儿，现在又要配种，不怕人家说闲话？！”一阵风刮进来，把马二奶奶的话吹得零零散散。

姑娘站在棚子边上，让风尽情地吹着头发，用一种自豪的声音说：“这可说对了。破旧立新，是我们红卫兵的光荣传统。为了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小伙子能干的话，我就能干！”

我站在姑娘对面，看她脸上放着红光，眼睛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觉得有些面熟，却又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面。

风吹散了乌云，太阳又露出笑脸。姑娘从黄马身上拿下雨衣还给我，对马二奶奶说：“我还得去兽医站，你领郭大伯的客回村吧！”说完，她笑了笑，拉起黄马，几步登上大堤，消失在绿树丛中。我有些奇怪，她怎么会认识我。二奶奶告诉我，她就是跟舅舅一块喂牲口的知识青年纪晨耕。我一下子记起来，我曾经见过这个机灵泼辣的姑娘。

六八年冬天，我回家时，和一批知识青年坐在了一个车厢里。上车不久，我便被一群去凌燕村的青年人围起来，他们被即将开始的战斗生活吸引着、激动着，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我把自己知道的关于凌燕村的情况全说了出来：凌燕村解放前是个春旱秋涝的盐碱洼，解放后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可现在在全县还是比较艰苦

的一个队。青年们凝神地听着。我对面坐着一个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女红卫兵，生着两道浓浓的眉毛，眉心还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她托着腮，眼睛一眨不眨，象是要一字不漏地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刚说完，她就站起身来，把辫子一甩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凌燕村。”“好极了！”青年们高兴地叫起来，又一窝蜂似地涌向车厢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那个女红卫兵对带队的老王说：“我要去凌燕村。”老王说：“你原来是哪个村的？凌燕村条件艰苦哇。”

“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女红卫兵响亮地答道，明亮的眼睛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叫什么名字？”

“纪晨耕！”

“纪晨耕？”老王若有所思地扶了扶眼镜，打开花名册，反反复复地找了几遍，也没发现“纪晨耕”三个字。“咯咯咯”，晨耕笑起来，调皮地眨眨眼睛，从老王手中接过花名册说：“我代你找。”她翻开去凌燕村的名单，刷刷几笔，添上了“纪晨耕”三个字，随即把花名册往老王手里一塞，带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和伙伴们跑开了。老王望着她的背影，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你呀！”

我被这一连串的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忙问她是怎么回事？老王告诉我，晨耕是烈士子弟，头一个报名下乡，但因她是独生女儿，没有被批准。想不到她钻上火

车，自己跑来了。

我立刻喜欢上这个带着一股子朝气的姑娘，到家的第二天，便去看望舅舅，想顺便打听下晨耕是不是真来了。

这是个雪后初晴的日子，远远的村庄，田野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光秃秃的树枝变成了毛茸茸的银条条儿。我踏着松软的积雪，走进饲养场，看见晨耕正和村里的庆柱一起锄草。她仍然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腰间扎了一根武装带，显得更加英俊利落。晨耕站在刀前，叉开双腿，使劲地往下按刀，晶莹的汗珠顺着她那红扑扑的脸颊流下来，又一滴一滴地落在草上。“噢嗒”晨耕的一条辫子从背上滑下来，差点儿让锄刀截一段去。“这辫子真碍事。”晨耕说着顺手抄起墙根下的镰刀，嚓嚓两下，齐着肩把辫子割了下来。看这情景我笑出声来。庆柱见我来了，告诉我舅舅在屋里，他又指着晨耕说：“她是新来的知识青年纪晨耕，还和马二奶奶沾点儿亲，叫她个姨姥姥。”我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是偷着跑来的，对不对？”一句话，说得三个人都笑起来。

不一会儿，舅舅走出来，晨耕见了，一步跨过草堆，“啪”地一个立正，站在舅舅面前，用一个战士的口气说：“知识青年纪晨耕要求做饲养员，拜郭大爷为师。”马二奶奶走进来，刚好听见这话，急得她站在舅舅身后，忙向晨耕使眼色，打手势，示意晨耕不要干伺

养员。晨耕没有理睬她。

舅舅两眼打量着晨耕，嘴角上挂着满意的笑容，他连连点着头说：“中，中！咱队上要发展大牲畜，正缺文化人，你有这个决心，就好好干吧。”这时，街上有人喊舅舅去开会，他忙着和我打完招呼，就急匆匆地走了。

舅舅刚出门，二奶奶就冲着晨耕说：“走！咱不干这腌臢活。”

“不，我要干饲养员。”

二奶奶拉起她的手说：“瞧你这双手，又细又嫩，哪能干这些粗活。”

晨耕身子一侧，把手抽回来，严肃地回答：“这正说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村头的喇叭响起来，招呼村里的青年们开会。晨耕和庆柱，向大队部走去。我回头一看马二奶奶却还站在那里，于是，我就当了义务宣传员，跟她讲了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

我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进了饲养场。舅舅看见我，连忙搬凳子，切西瓜，在大槐树下摆开桌子招待我。我吃着蜜一样甘甜的西瓜，把路上的事告诉了舅舅。

舅舅叭哒了几口小烟袋说：“晨耕自打跟我喂牲口，又学配种，风言风语可不少，可她就象盘山上的石

头一样硬，不动半分心思，是个好孩子呀！”

我正听舅舅讲述晨耕的故事，只见她牵着黄马兴冲冲地回来了。舅舅接过缰绳问道：“遇上啥事啦，看喜得你脸上都开花了。”晨耕兴致勃勃地说：“县里办兽医训练班，我想去学习。”舅舅点着头说：“中，走，咱找支书合计合计去。”晚上，支部开了会，决定让晨耕进兽医班。

第二天，天蓝得象块透明的水晶，早晨的空气里还带着甜滋滋、清凉凉的气味。我和舅舅把晨耕送到蓟运河大堤上。舅舅一字一板地对晨耕说：“支部让你去学习，不光是为了发展大牲畜，还为的是让你带个头，把多少年的旧习惯给破了。”晨耕郑重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她弯下腰，抓住一棵小草连根拔下来说：“俺们知识青年就要做这拔旧根的人。”她手一甩，小草被扔到河里，被淹没在滚滚的激流中。

几年过去了，我转业到地方，在区革命委员会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去年秋天，上级让我去联系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于是我又重新踏上了蓟东平原的沃土。

汽车载着我在平坦宽阔的柏油路上飞驰，我那颗激动的心，一刻也不能平息。瞪大双眼，仔细地搜寻着当年覆盖着盐碱的土地。然而深秋的原野，象一幅美丽的锦缎展现在面前。火红的高粱，雪白的棉花，金黄的稻谷，一片连着一片，犹如空中的五彩云霞降落在大地上。

我登上蓟运河大堤，记忆中的小树苗，已长成笔直的白杨，高大挺拔，直到蓝天。我看到白杨，想起晨耕，几年中，她一定也象这白杨树，在阳光照耀下，在风雨斗争中成长。

走在平坦的大堤上，我远远望见绿树环抱的凌燕村旁，矗立着一座宏伟的扬水站。我觉得它象一座里程碑，记载着文化大革命的功绩。

一进村，我便看见在老槐树下，庆柱和两个姑娘正在张贴革命大批判专栏。三个人看见我，非拉我在大树下坐下来不可。没等我问，他们便打开话匣子，告诉我村里办起了政治夜校，晨耕、庆柱都当了辅导员。一个圆脸大眼的姑娘指着庆柱说：“要问晨耕呀，就找庆柱，他最清楚。”庆柱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脖根，他抓了抓头皮，裂开嘴笑笑，憨厚地说：“晨耕在村里干了五年多，全村男女老少谁不夸！这几年她入了党，又成了蓟运河边的第一个女兽医，还为咱队上发展了一大群牲口。你去看看，现在俺们村，除了拖拉机，就是一色的大骡子大马。”

村子里的千变万化使我更急于见到舅舅和晨耕，我离开了三个青年人，加快脚步，向饲养场走去。

这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地平线下，夕阳的余晖把天边的云彩染得烈焰般火红，饲养场也罩在美丽的晚霞之中。二十来匹膘肥体壮的骡马正在香甜地嚼着草料。

我站在院中，四下看看没有晨耕，只有一个小伙

子，穿着蓝布裤子、白上衣，戴一顶麦秸编的草帽，站在三尺多高的草垛上。光滑的桑木叉在他手中上下飞舞，一堆堆的草被掀落在地上。我走过去，问他晨耕在什么地方，小伙子转过脸，瞟了我一眼，咯咯地放声笑起来。随即，小伙子一纵身，象一只俯冲的燕子，轻盈地跳下草垛，我的双臂被一双有力的手激烈地摇晃着，摇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小伙子把草帽摘掉，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眼前原来是位朴实的健美的姑娘：浓黑的头发，梳成两个贴耳齐肩的刷子辫，红朴朴的脸上，嵌着乌黑发亮的眼睛。猛然间，我发现她那细长的眉毛中间，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我惊喜地叫道：“你变了，变得让人不敢认了。”

晨耕操着一口纯熟的乡音说：“变了，是变了，社会主义事业在飞速前进，人咋能不甩开膀子大步朝前跑！”透过她那闪烁着坚毅光芒的眼睛，我感到，火热的农村生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雨，使晨耕身上又注入了新的血液。

晨耕让我先休息一下，自己出去找舅舅。我就在草堆上坐下来，掏出毛巾擦擦汗水，心想要是晨耕能给即将来村的知识青年谈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那有多好。

一会儿，马二奶奶脚步匆匆地走进饲养场。她穿着雪白的夏布褂子，挎着个竹篮，显然是串亲戚回来。马二奶奶的眼眯着，嘴角向上翘，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

她看晨耕不在，便比比划划地对我说：“这几年，我为晨耕可没少操心，这不为了她的亲事，我又跑了趟城里。俺们晨耕要是在城里攀上门亲，过不了几年，就又会回城市，我也能跟着去住几天呢。”

我听着她的话不对，说了几句，马二奶奶却不以为然，我正要和她争辩几句，晨耕回来了。她迎上去，把晨耕拉到一旁，眉飞色舞地说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晨耕收敛了笑容，没等马二奶奶说完，便把她那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的胳膊一挥说：“我要在农村安家，不走那条道儿。”马二奶奶却仍然嘻笑着说：“这可是大事，你再好好思摸思摸。”说完，离开了饲养场。

银盘似的月亮升起来，透过树木，把皎洁的月光斑驳地洒在地上。吃过晚饭，和老支书商量完安置青年的事后，我便向晨耕的住处走去。我推开秫秸夹成的排子门，看见三间新盖的青砖瓦房，屋里亮着灯，宽敞的窗户上清晰地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影。老人手中端着小烟袋，蹲在炕沿上，慢悠悠地说：“晨耕，你和庆柱好，我打心眼里支持，可这是一辈子的事，你要……”

屋里突然沉寂起来，随后，响起晨耕的声音：“我懂得您的心思，我愿意在咱庄户上安家，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又是舅舅的声音：“城里的中学生嫁给庄稼汉，这在咱庄上还是头一遭。象马二奶奶那样的人又会说闲话，你思想上可得有准备呀。”

“嗯。”晨耕点点头说：“有旧思想的人会想不

通，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和那些旧东西一刀两断。”

我似乎又看到了那张满是红光的面孔，那双闪烁着坚毅神情的眼睛，不由抬腿进了屋。我走进屋子一眼就看到迎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旁边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粗黑的字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着它，我好象找到了激流的源头，顾不得打招呼，就急忙开了腔：“晨耕，你就给新知识青年讲讲你在农村扎根干革命的体会吧。”未等晨耕开口，舅舅却先替她答应了：“中，要说这几年的农村生活，晨耕可有一肚子话呀。”

回到住处，我久久不能入睡。晨耕在农村安家，这是生活中的一件普通事情，然而却闪烁着时代的光华。它预示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将被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冲破。

夜间落了一场雨，房屋院墙上的尘沙都被雨水冲掉，显得格外洁净。地里的庄稼越发绿得可爱，一派生机勃勃。早晨，我担了一副桶，到蓟运河边去挑水，在扬水站前的大堤上碰上了马二奶奶。她脸上已经没有昨天那种笑容，两片薄嘴唇撅成干枣核。我看她这副样子便猜测到和晨耕的亲事有关。马二奶奶看见我，站住脚，把手里的包袱往地上一放，又气又急地说：“晨耕不回城里，偏偏要嫁到这庄户上，这闺女，咋这傻？”

“在庄户上安家，在农村干一辈子有啥不好？”舅舅一边说着一边和晨耕走到我们面前。他看到马二奶奶

的包袱又问：“这是干啥去？”

马二奶奶看了晨耕一眼，见她很平静，不觉气哼哼地说：“进城。这几年里晨耕喂牲口学配种我没管，让她上大学她不去，我也没管。成家立业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不能不管了，我找她妈去，让她……”

“我妈早就同意我在农村安家了。”晨耕截住了马二奶奶的话。

“啥？”马二奶奶一愣，紧接着说：“我不愿意！我不能看着你嫁个庄稼汉，门不当，户不对。”

“你脑子里还有不少旧戏文，总觉得种地的比不上做工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就批判过这种论调，你还不快点扔掉这些旧思想。”晨耕话音不高，却很严厉。

“俺们年青时都想上城里去，离开这苦洼。”

舅舅用小烟袋点点马二奶奶说：“那年头和现在可不一样。就说你吧，那年蓟运河发大水，淹了咱大洼，要不是地主老财逼着你家交租子，你爹娘舍得把你卖给戏班子？”

马二奶奶听了一句话没说，慢慢地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停了半晌，她又问晨耕：“你真愿过一辈子庄户日子？”

晨耕这时很激动，她脸上涨得通红，胸口一起一伏地说：“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秋天下几场雨，地里就尽是水。后来支书动员我们知识青年和村里的青年，组织起青年突击队，向大寨学

习，和乡亲们一起改土治碱，开沟挖渠，建扬水站，才甩掉了咱庄后进队的帽子。这五年，我喝惯了蓟运河的水，和这树木一样，根扎在这了，离不开啦。”

舅舅拿起马二奶奶的包袱递给她 说：“这些新道理，你到政治夜校多学习学习，就会明白啦。”

马二奶奶拿着包袱走了。晨耕提出来晚上政治夜校讲课时，要结合这件事召开一次生动、具体的批判会。

春天到了，桃红柳绿，蓟运河水欢畅地流淌着。地里的麦子长了有一尺多高，绿油油的，把田野装扮成绿色的海洋。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送一批知识青年，来到蓟运河畔。一下汽车，就看见舅舅带着晨耕、庆柱和几个社员赶着三挂大车来接我们。

我坐上晨耕的车，只见她把胳膊一挥，“叭”的一声，鞭梢闪电般掠过马鬃，大车飞快地跑起来。我问晨耕什么时候喝她的喜酒，晨耕爽朗地笑道：“就在今天！我妈也赶来了。”我有些惊异。晨耕笑着说：“为了欢迎他们这些新战友，我们特意选定了今天这个日子。”

大家赞许地议论着。这时各辆车上都充满了欢笑声。歌声、话声、笑声，汇合在一起，在空中回荡着。春色显得更浓了。

青春似火

何 维 寿

—

树影儿东斜，晌午歪了。李演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立峰，还蹲在玉米试验田里。他手拿着笔记本，头戴着一顶褪色的旧草帽，一会儿扬起双眉，瞪大眼睛，细心观察丰产一号和反修一〇五号玉米的生长情况，一会又掏出笔来沙沙地在笔记本上写着。

伏天的太阳，象团火，蒸烤着大地。高立峰那黑里透红面颊，淌着汗水，小褂湿透了，贴在身上，双脚踩在滚热的松土里，身后留下一串串脚窝。忽然，他双眉一皱，喃喃地说：“不行，得想个法子，父本、母本照这长势发展下去，就要花期不遇，一年的时光，就会白白浪费。”

咚咚咚，一阵脚步声后，传来了一串爆豆似的话语：

“哈哈，老远瞧见试验田里蹲着一个人，我想可能是你。猜着了。看你这劲头，又在琢磨个啥？”

高立峰抬头一瞅，原来是县农技站技术员许杰。他摘下头上的旧草帽，挎在胳膊上站起来，跨前一步，把

一双大手伸给了许杰。

“你在忙什么？”许杰又问。

高立峰没有立即回答，只是使劲地抖了抖紧握的大手。挂在胳膊上的草帽摆动着，那上面“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十个鲜红的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

许杰又问：“看样子，又遇到啥难题了？”高立峰浓眉一舒，说：“我正在琢磨花期不遇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不过，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家吃饭，有啥难题，咱们回头再说。”许杰不容分说拉着立峰，便朝村里走去。

高立峰和许杰，从前是同学，一九六五年，一块来李演庄插队落户。三年前，贫下中农推选高立峰去上大学，高立峰因科学试验脱不开身，后来许杰去了。一晃三年过去了。许杰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在本县担任农业技术员，现在又到李演庄蹲点。

许杰跨进高立峰的住房，把行李朝炕上一丢，又亮开了嗓门：“我说立峰，你这样搞科学试验的人，就得讲究点科学嘛。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不按时吃饭的习惯也得变一变……”

高立峰笑了。他把草帽挂在墙上，开始和面烙饼。

许杰蹲在灶前烧火，高声问：“听老支书说，这次大伙推荐你上大学，你又没去……”

高立峰点点头说：“后来，大伙推荐肖淑华去上大学。”

许杰接着说：“你在李演庄落地就生根了。”

高立峰点了点头。他把和好的面推给正在烧火的许杰，说：“你烙好先吃，我到肖淑华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还没容许杰回话，高立峰就迈步出了房门。

肖淑华今年刚二十岁，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不仅能说善唱，干起活来，还又快又利落。前半晌高立峰通知她准备去上大学，这会儿她正在收拾箱子，她瞧着杂七杂八的东西，心想：干脆，用不着的先“再见。”心里想着，嘴里唱着，就动起手来了。

高立峰跨进肖淑华的屋门，不觉愕然了：只见外屋里，报纸、刊物还有科学实验的标本本、记录册扔了满地。高立峰皱了皱眉，弯腰拾起记录本，擦去上面的尘土，突然，里屋的歌声停了，随着一声“再见”，一顶草帽，打着旋儿，迎面飞来。高立峰细一瞅，原来是肖淑华平时戴的苇编草帽。这顶草帽已经褪了色，帽檐裂了口，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十个红漆大字，仍然那么鲜艳夺目。

高立峰左手托着记录本，右手拿着草帽进了里屋。

“立峰，箱子都满了，你咋又把这些‘宝贝’给拾回来了？”肖淑华说着，止不住咯咯咯地笑弯了腰。

高立峰听了这话，心情沉重，他把草帽、记录本轻轻地放在炕头上，说：“淑华，你去上大学，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肖淑华闪闪一双大眼睛，把小辫往后一甩，不加思索地说：“这个，我知道。”

高立峰严肃地说：“人去上大学，思想可不能放松啊！”

肖淑华头一歪，轻快地说：“你放心，这个我知道。”

高立峰加重语气说：“人离开农村，可接受再教育是一辈子的事。”

肖淑华脱口而出：“咱下乡都二、三年了，心早和贫下中农贴在一块了。”

高立峰明亮的双眼放出光芒。他随手拿起放在炕上的草帽和记录本，说：“说话容易，做到难。人还没走，这些东西咋都扔掉了？”

“你难道要我把旧草帽、记录本都带到大学去？真是小题大作！”

“题虽小，反映出来的问题可大。你丢的不是一顶草帽、一个记录本，你丢的是贫下中农的好思想！”

“不要上那么高的纲！”肖淑华不服气地说。

“淑华，你想过吗？毛主席让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为的是啥？革命前辈流血流汗，开辟了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共产主义的实现要靠后代人的英勇奋斗。老一代革命者不能用手心托着把咱们送到共产主义。下到农村来，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该走的路。贫下中农送我们去上大学，为的是要我们学习几年，更好地走与工

农相结合的路，再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来干革命。淑华，你是这样想的吗？”

肖淑华两眼盯着高立峰，满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薄嘴唇抖动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最后，她一转身，拔脚向门外跑去。

二

脚步声由近向远，消失了。可是，高立峰的心绪却好象翻腾的箭杆河水，波涛起伏。他把草帽和记录本放到炕上。只见两个箱子装得满满当当，放在地当中的椅子上。北墙上挂着面镜子，镜框上插着肖淑华的像片。像片上的肖淑华，身着草绿色军装，腰间扎着根皮带，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她挺着胸脯，双眼望着前方，两条小辫翘翘着。高立峰看着像片不觉想起了两年以前他和肖淑华会面时的情景：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肖淑华背着行李步行来到李演庄插队。她刚安置好东西，脸没洗，水没喝，就扛着锄头下了地。收工回来，高立峰找条马尾，给她挑了手上的泡，第二天早晨，高立峰把自己的草帽送给她。当时，肖淑华推来搡去不肯要，还说：“要锻炼就不怕太阳晒。”高立峰拉她坐下来，说：“我刚下乡时，也是这么想。可是老支书说：要坚持锻炼，不能凭一时热情。那天中午，老支书亲自到河里割来苇草，连夜编织草帽。几年来这顶饱含着贫下中农深情厚意的草帽，热天

给我遮日，阴天为我挡雨。今天，我把它转送给你，希望你也接受我们在草帽上写下的誓言：“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那你戴啥呢？”肖淑华闪动着一双大眼问。

高立峰又微笑地拿出一顶刚刚写上红字的草帽说：“你瞧，这是我新编的。”

肖淑华看着高立峰那被茅篾拉破的手指和布满红丝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此后，肖淑华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水库工地上干活时，总是戴着这顶写着红字的草帽。有一次，她的草帽突然被风卷到山崖下去了。当时，有人劝她别要了，她却硬是系着绳，下到沟底，把草帽取了上来。……

“肖淑华对贫下中农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呀！可是，为什么在上大学离村的当口，她却把草帽给扔了呢？”高立峰反复考虑着。

斗争的生活是最难忘的，高立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来农村后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情形。那一次，高立峰领着知识青年给棉花除虫，搞科学实验。那个管理棉田的小算盘仰富，说搞科学实验棉田要减产，高立峰和知识青年们当面批驳了他这一套。仰富把锨一扔，走了，他还在背地里造谣，说知识青年调皮捣蛋，不好好生产。这时，正是除虫保苗的关键时刻，高立峰把手一挥说：

“他不管，我们管！”贫下中农们高兴地说：“好，知识青年搞科学实验，我们坚决支持！”就这样，以高立

峰为首的李演庄第一个科学实验小组在斗争中成立起来了。

不久，大学招生了，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决定叫高立峰去上大学。高立峰说：“斗争刚刚开始，我不去。”后来大伙建议许杰去上大学。于是，谣言又传来了，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斗争的历程告诉高立峰：每当知识青年战斗的步伐向前迈进时，总要引起一场风波。这次，肖淑华的思想突然起了变化，肯定也是有缘故的！

象是乱麻已被牵住了头，高立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顺手拿起旁边的记录本，一页页地翻看起来。忽然，高立峰双眉一跳，自言自语地说：“好！这里记着花期不遇的问题……”

三

树影儿越拉越长。

许杰吃完饭，洗好锅碗，还不见高立峰的身影。他把饭菜放到锅里盖好拿起草帽出了门，朝玉米试验田走去。

许杰刚来到试验田旁边的柳树下，只见肖淑华从试验田里走出来。他赶忙打招呼说：“你是肖淑华同志吧？”

肖淑华停住脚步，打量着许杰，说：“你是……”

“我叫许杰。”许杰说，“我听说你和高立峰搞这

块试验田……”

肖淑华点点头。

“高立峰刚才去找你了？”许杰又问，“他现在哪儿？”

“不知道。”肖淑华心不在焉地说。她闪着一双大眼睛打量许杰头上的草帽，这也是一顶写着红字的苇编草帽？心想，他也有这样一顶草帽。

许杰象是看透了肖淑华的心思，他摘下草帽，和肖淑华同坐在树荫下，把他和高立峰如何一起到李演庄插队，立峰如何敢于斗争、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如何提议他去上大学的事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许杰说：“在我上大学就要离村的前一天夜里，小算盘仰富去找高立峰，要高立峰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他的儿子，他见高立峰不动声色，又进一步说：‘只要你肯点头，让我的儿子能上了大学，就是赔上头肥猪钱，我也干……’高立峰对仰富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并将仰富的活动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许杰见肖淑华入神地听着，又问：“这事，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可是……”

“可是什么？”许杰严肃起来了，“告诉你，开始，我也不理解：经过文化大革命了，仰富还这样？这不是鬼迷心窍吗？可高立峰说：‘这有啥怪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一切剥削阶级遵循的信条嘛！你没见

过去那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们，成天只知道喝墨水、钻书堆，一提到农村种田就摇头吗？现在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几千年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轻视劳动，看不起农民，向往城市生活的旧传统观念，仍然存在。不仅仰富，就是在我们下乡知识青年中，不是也有反映吗？”说到这里，许杰看了肖淑华一眼，肖淑华用手指搅动着衣角，不住地点着头。

许杰又说：“有的知识青年，倒是不怕吃苦，在农村干上个三年、五年还可以，要是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就不行了。这样的人在口头上讲得好听，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也能做出点成绩。可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思想就会出问题……”

肖淑华听到这儿满脸涨得通红。

许杰说到这儿，话题一转，问肖淑华：“这次，高立峰不去上大学，是你去了吧？什么时候走？”

“什么？高立峰不去上大学？”肖淑华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嘿，你还不知道？”

肖淑华站起身来，还想说点什么，迟疑了一下，却不由自主地往村里走去。

四

肖淑华回到家，早已不见了高立峰的身影。

她心里燥热，想烧点水喝，一揭锅盖，一股热气迎面扑来。低头一瞅，锅里水开、铮铮热。再看四周：地扫干净了，东西归了堆。就连那顶被自己扔了的苇编草帽也修补一新，端端正正地放在行李卷上。肖淑华心一热，想着平时高立峰对自己的帮助，想到自己眼下出现的问题……两行热泪从她那清秀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她决心找高立峰好好地谈谈。

肖淑华戴上草帽，来到大队部，屋里空无一人。她来到打谷场，人们告诉她，高立峰刚在这儿开完调查会，到饲养场去了。她追到饲养场，老饲养员周大伯说：“立峰刚才和我说完话，这会儿，准是到试验田去了。”

肖淑华又急急忙忙地向试验田奔去。

六月的冀北平原，到处是一片翡翠般的世界。试验田里的玉米，长得茂密肥大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刚才，肖淑华在试验田里没心思干活，现在看着这些茁壮生长的玉米，心情激动，这时她多么想弯下腰数数玉米的毛根长了多少。可这会儿，她却顾不上了。她要马上找到高立峰，把心里的话跟他说，请他批评、帮助。

她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棵玉米秆在欢快地晃动，还不时发出哗哗的声响。她连忙拨开玉米，穿过垄沟，只见一个穿着背心、背着草帽的小伙子，蹲在地上，用小锹疏松玉米根边的泥土。待玉米露出几层盘根后，他又放下小锹，伏下身子，一面拨着玉米根、

一面凝神地观察起来，汗水，浸湿了衣服；碎叶，贴满了全身。虽是背朝后，看不清脸，可是，从草帽上那“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十个红漆大字上，肖淑华一眼就认出：他是高立峰。

“他又在干啥呢？”肖淑华楞住了。

正凝神思索的高立峰一回头，忽见肖淑华戴着草帽，立在身后的垄沟里，惊喜地招呼道：“淑华，快来瞧瞧！”

肖淑华来到高立峰跟前。

“你瞧！”高立峰指着一盘盘刚刚扒出土的玉米根须说：“这是母株玉米，那是父株玉米。父株玉米的盘根窜得快、接受通风、受阳条件早，所以长得粗而长。根须发达，自然吸收力强，长得就快。而母株玉米呢？由于盘根窜得慢、接受通风、受阳的条件迟，自然发育受影响，造成和父株玉米花期不遇。这样看来，现在要解决花期不遇的关键一环是在盘根上。”说到这里，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来。

肖淑华眼快，早已认出高立峰拿在手里的本子是自已刚扔掉的笔记本，心里噗咚噗咚地跳起来。

高立峰顺手打开本子，念道：“我们用切除部分秧苗根须的办法，控制了棉花疯长……”

肖淑华又一惊：“呀！这不是我以前收集的资料吗？”

高立峰兴致勃勃地说：“根据达上面的经验，针对

我们自己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刚才我分别和周大伯、许杰研究了一下，准备先把埋在地下母株玉米的盘根扒出地面，促它生长，再酌情切去父株玉米的一部分根须，压抑它发育。这样快慢一调剂，花期不遇的问题不就能够解决了吗？”

高立峰越讲越兴奋。

肖淑华越听心越乱。高立峰说：“别看咱大队的玉米增产数字还不大，可要是十个、一百个以至所有种玉米的大队每年都能大幅度地增产，那将给国家多打多少粮食，将给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做出多大贡献呀！”

肖淑华从高立峰手里抽出笔记本，抚摸着，眼里含着泪水，说：“立峰，这次上大学，我……不去了。”

“不去？”高立峰双眉一跳：“为什么？！”

肖淑华转身坐到垄堤上，咬着嘴唇，再也不说话。

高立峰深深地感到，眼下摆在肖淑华面前的问题，看起来是上不上大学的问题，实质上，是否树立“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问题。于是，他也坐下来，严肃地说：“淑华，你知道，三年前，在小算盘仰富问我上不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曾响亮地说过：‘不去！’当时我想，我们知识青年所以要到农村来，是为了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农兵结合’的伟大指示，为了改变农村的面貌，消灭三大差别，而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应该让有更高觉悟的同志先去上大学……”

高立峰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然后加重了语气说：

“这样做，我相信是对的，因为它回击了以仰富为代表的剥削阶级思想。今天，你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出了岔子，但你已经自觉地认识到了，上大学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不去，难道能让仰富那样的人去吗？……”

听了高立峰的这番话，肖淑华瞪大了眼睛，凝思起来。

四周很静，只有几只觅食的麻雀在身后的玉米秆上欢蹦乱跳着。

高立峰接着说：“党要把我们培养成革命接班人，资产阶级当然害怕，他们要千方百计地钻空子，进行捣乱、破坏。……要是我们不努力地改造世界观、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就会上他们的当啊……”

“立峰……”肖淑华再也压制不住胸中的激愤，心情沉痛地说：“对！就在这两天，不知从哪儿突然刮来一股风，说你净好捞取政治资本，嘴上同意我去上大学，骨子里还想自己去。本来我想和你谈谈，又没勇气……”

高立峰站起来，目光炯炯地说：“现在已经清楚了，这股风，又是仰富带头刮起的。”

肖淑华气愤地说：“今天我回去，非得好好地批判他一顿！”

“哈哈，今天的收获真不小啊！”不知啥时候，许杰站在他俩的身后了。

三把大锹飞舞着，三张笑脸沐浴在阳光里……

五

朝霞染红了李演庄。在通往县城的大道上，走着欢送肖淑华上大学的人群。人们穿过田地，越过沟渠，来到了试验田旁。

肖淑华一会儿摸着一棵玉米叶子，一会儿又抓起一把泥土，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老支书轻轻地抚摸着淑华的头，亲切地说：“孩子，记住，你是为那个阶级去上大学的！”

肖淑华使劲地一擦泪花说：“老支书，您放心吧。我永远忘不了李演庄，忘不了培育我的党，忘不了抚育我的贫下中农。三年后，我还要回到我的家——李演庄。”说完，她在人群中寻找起来：“哎，高立峰到哪儿去了？”

肖淑华一问，猛地提醒了许杰。他一拍大腿说：“对了，高立峰到公社开会去了，他有封信让我交给你。”

肖淑华接过信，一行行道劲的字体映入眼帘：

肖淑华同志：

你受贫下中农的委托，就要奔赴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了。作为你的战友，我是多么高兴呀！

你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上大学后要在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

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殊死的搏斗中，继承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英勇战斗，努力学习，刻苦改造世界观，向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为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献出你的光和热！

此致

敬礼！

高立峰

肖淑华读着信，心里热乎乎的。她把信贴在胸口，好象觉出，那字里行间都发出热来，直暖她的心房。呵！这是一颗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多么赤诚的心哪！她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

肖淑华向贫下中农一一告别后，背起行李，顺着大路，大步朝前走去。

老支书挥动着手臂，贫下中农目送着自己的孩子。肖淑华走远了，但她草帽上那“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十个鲜艳的大字，在灿烂的阳光，闪着光辉……

四 封 信

魏 东

—

晓东姐：

现在我能以一个人民公社新社员的身份，坐在灯下给你写信，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我们踩着革命前辈的脚印，来到冀东大平原。朝阳村的贫下中农派大马车接我们。赶车的老汉，六十来岁，身材高大、硬朗、饱经风霜的脸膛布满了皱纹，浓眉下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一见面就给人亲切憨厚的感觉。他就是我们大队主管知识青年工作的党支部委员——我们的好老师郑大伯。马车在路上奔驰，那挺拔的白杨树齐刷刷地站在两旁迎接。田野地平如镜，渠道如网，推车挑担的男男女女笑声落，歌声起，到处荡漾着生产的热潮。望着这眼前的一切，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枣红马飞快地跑着。大伯一手挥鞭，一手爱惜地按着前车盘上的一条鼓囊囊的口袋。

“大伯，接我们还捎带买东西？”我指着口袋问。

“哈哈！这是公社特意给咱队的优种玉米‘反帝105’。”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啊！是又接你们

又接优种，双喜临门！”

嘴快的小王问：“大伯，就给这一点？”

郑大伯眯起眼睛看了小王一眼，认真地说：“别小看这一点，小伙子，秋后收了管叫你套九挂大车都拉不完。”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好奇地想拿大伯的鞭子，他忙说：“小伙子，现在可不中，快坐稳，过小桥了……”

车过小石桥，就听到那树木环绕的村庄里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大伯高兴地说：“孩子们，大家接你们来了！”一群男女老少跑出村庄向我们迎来。我们忙从车上跳下来，被社员们簇拥着进了庄……

第二天，郑大伯带我们参加了村里的“科学种田实验小分队”会议。这个队原有三十多人，我们这伙知识青年一来，就被吸收了。会场设在村西西沙河畔的一片碱地上。会上，贫下中农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提出了要向这老碱窝要粮的口号。可有的人怀疑，不同意在这块地上搞实验。一个大约五十来岁的老头，站出来拉着腔调说：“这地，老一辈子看着就发愁，要让它长出好庄稼，真是攀着树枝登天——难啊！”一句话，使会场沸腾起来，大家向他开了炮，最后，小分队队长郑大伯坚定地说：“刘长富，我们要学大寨人，艰苦创业。过去办不到的事，今天一准要办到。”经过充分的讨论，还是决定实验田就是这块老碱地。

姐姐，对于刚刚开始新生活的我，就遇上了这场战

斗，这是多好的机会呀！那天出发前，我双手接过了郑大伯给我的礼物——一把大镐。大伯腰扎搭包，肩扛大镐，走在队伍最前头。别看他上了年纪，可一走起路来墩实稳健，我踏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跟在后面。

才十二月初，北国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

我抡起大镐，朝一个红荆墩子刨去，哪知它安然无恙地蹲在那儿，我的手臂却着实地震了一下，痛得直咧嘴。郑大伯笑着走过来：“小伙子，万事开头难，过些天，闯过这一关就好了。”他手把手教我要攥紧镐把儿，甩开大臂。头两天，迎着刺骨的寒风和贫下中农并肩战斗着。两天过后，虎口震裂了，手掌起满了血泡，腰酸、腿痛、胳膊软，大镐象有千斤重。

收工时，天黑了。我象霜打瓜叶，在拉着脑袋走在后面。忽听到背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刘长富。他左肩扛个镐，右肩挂着个筐。边走边说：“唉，在这千年碌碡不翻身的穷地上，折腾半年最后也只能落点……”他拍拍肩上的筐。我这才发现筐里背的是红荆墩子。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微微一震，打起鼓来：在这穷地上种庄稼能丰收吗？

晚上，也不知是由于疲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翻来复去睡不着。

第二天，雪片象撕碎了的棉团，伴着呼呼的西北风直扑下来。地冻得更硬了。红荆墩子钢浇铁铸似地焊

在地上，刨不动，挖不出。一镐落地，留下一道白印。没刨两下，浑身象散了骨架。我心里有些慌，脑子乱哄哄的，无力地举起了大镐，不料镐一落地却蹦到了脚上，鲜血湿透了鞋袜。身后的刘长富喊了声：“哟，快来人呀！”他一边喊着一边忙向后退了两步。郑大伯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哧”地一声从褂子上撕下了一块布给我缠在脚上，心痛地把我背到他家里。……

晚上，北风呼啸，我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和郑大伯攀谈起来。他关切地问：

“小伙子，这几天咋样？”

我毫不掩饰地说：“大伯，咱有的是地，为啥非开这块‘穷地’？”我把“穷地”二字说得重重的。

这话犹如重石打在郑大伯的心窝上，只见他脸色立刻严肃起来：“穷地！”他重复着，“小伙子，这可不象咱贫下中农的话啊。在社员群众中，只有刘长富这样的富裕中农才会这样讲。”

“是他说的。”

顿了半晌，大伯怀着满腔愤怒给我讲述了一段辛酸的往事：

一九三七年闹大水，西大洼成了一片汪洋。灾难深重的穷庄稼人啊，携家带口，走的走，逃的逃。年轻的郑大伯死守住穷庄稼人的命根子——西大洼的二亩碱地，舍不得离去。

冬天到了，雪无情地下着，连讨饭的路都没了。贫

病交加的老娘躺在稻草上。“要有二升玉米面，也许老人能活下去……”看看瘦得皮包骨头的亲人，郑大伯的心都快碎了。

突然，门口的狗叫起来，地主的狗腿子李三闯进来。一进门就嘻皮笑脸地说：

“好几天没见粮食了吧？”

郑大伯怒目圆睁。

“看饿得多可怜，我家老爷最讲‘仁爱’，借给你二升玉米面救活一条命——拿你家西大洼的二亩穷地做抵押！”

老娘听到这里，脑子轰的一声。她用尽全身力气果断地说：“孩子，这二升玉米面可不能借，那西大洼的地可是咱一家子的命根子哪！”郑大伯冲着狗腿子骂道：“恶狗伤人不露牙，你们的‘仁爱’，就是杀人！咱人穷志不短，请吧！”说着，打开了门。狗腿子一楞，没趣地夹着尾巴走了。

这时，血气方刚的郑大伯仰脸大喊一声：“穷地！”他窝着一肚子火，在狂风卷着的雪浪里，披着麻袋片冲向西大洼：“我就不信穷人家的地也穷！”大伯决心把这碱地变成良田。他咬着嘴唇抡起大镐。嘴唇咬破了，脚也冻裂了……

狼心狗肺的地主得知后，带着狗腿子窜到了西大洼。他破口大骂，说什么郑大伯的行动破坏了他家的“风水”，违犯了“天意”，不许再刨下去。大伯再也

忍不住了，抡起了大镐朝地主狗头砸去。狗腿子围了上来，把郑大伯按在地上毒打一顿，鲜血流在西大洼的土地上。

.....

我的眼圈湿润了，两行热泪一串串流了出来。郑大伯给我擦干泪水，深情地看着我继续说：“虽然解放了，地回到了贫下中农的手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还存在，刘长富的话，多分析分析，决不能听到风就是雨啊！”郑大伯最后坚定地说：“有毛主席的路线，有贫下中农的干劲，哪一寸土地不能长出好庄稼啊！当初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可现在，变成了米粮川，对国家的贡献多大呀！把西大洼变成大寨田，这不只是跟盐碱的斗争，更是一场两种思想的交锋！”

夜很深了，雪还在悄悄地下着，填平沟壑，铺满了大地。大伯催我睡下，然而我的心就象滚滚的蓟运河水翻腾着。这一夜，多么不平凡的一夜啊！我理解了：大伯为什么干起活来连喘口松快气都顾不上，为什么在他的心目中每块土地都是那么肥沃。而我……我觉得他身上蕴藏着一种感人的东西：是革命的激情，还是人民公社社员理想，我还得细细领会……

激烈的思想斗争，使我睡不安。夜间醒来，大伯不见了。风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光射进窗来，一本《愚公移山》翻着放在桌上。我再也躺不住了，踏着皑皑白雪上的一串脚印，忍着伤脚的疼痛向地里走去。

借着月光，老远就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晃动。多么熟悉的身影，那是郑大伯，是他！我快步走过去，只见郑大伯下穿夹裤，上穿布衫，浑身泥土，满头大汗。我喊了声：“大伯！”喉咙就象被东西塞住一样。他拿着镐走过来，用疼爱又责备的口气说：“谁叫你跑来的？那脚……”没等大伯说完，我热泪夺眶而出。

姐姐，我从前老说哭泣是软弱的表现，然而今天我理解了，它有时却蕴育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大伯见劝不回我，便说：“小伙子，你看，先挖个坑，把松土掏出来，用杠子一撬，冻块不就撬开啦！”说完，他爽朗地笑了，伴随着这笑声，我觉得眼前的郑大伯年轻了好些，连脸上一道道皱纹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不由地想起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句话来，连连点头说：“大伯，好办法啊！”说着我脱下棉衣，拿起大镐，甩开膀子一镐接一镐干起来。不知为啥，我觉得今天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连大镐也突然变轻了。

忽然，一阵叽叽嘎嘎的笑声由远而近。村里的青年人来到地里。寂静的雪夜，顿时沸腾起来。看！人人脸上挂着汗珠，嘴里吐着热气。我把碗口粗的杠子伸进挖好的洞里，和郑大伯他们齐心合力吆喝着，猛得直腰挺胸，冻块一块块被撬开了。汗水流下来，犹如春雨洒在土里。

姐姐，你见过人们冬不穿棉，身上冒汗的情景吗？如果你来到这里，你会感到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的。

确，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心里！

奋战一冬，二十亩平展展的方田摆在眼前。是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是郑大伯这些贫下中农的血汗浇灌，才把这块沉睡的土地唤醒，变成良田。今天，这良田啊，是那樣的喜人，那樣的肥沃！姐姐，你要是看到了，也该和我一样从心里热爱这块土地，赞美这块土地的。

弟弟 旭东 1973年2月12日

二

晓东姐：

这几个月可真忙透了。人勤春来早，三月初，暖洋洋的春风吹拂着西沙河畔，杨柳吐出了新芽。惊蛰前，春耕就开始了。可是，“谷雨”快到了，天还滴雨未下，地干得咧开了大嘴。村里的几眼井，担不了几挑就见了底。实验田里没井，那种啥？郑大伯和我们坚持把“反帝105”播下，可刘长富他不同意。

他说：“天旱，没水，种子咋个下法？”

郑大伯坚定地说：“天旱，我们贫下中农的心不旱，担水点种。”

“担水！”刘长富惊奇地伸出两个指头比划着说：“大哥，这可是二十亩呀！”

郑大伯激动地握起拳头，在他眼前用力一挥：“长富，这是人民公社，不是单干那阵子！人多力量大，天

旱照样保全苗，无雨照样夺丰收！”

望着这位斗志昂扬的老人，我不由地肃然起敬。姐姐，我相信和郑大伯在一起没有办不到的事。

第二天，郑大伯带领我们开始了实验田的春播。

我抡起大镐，在干得冒烟的土地上刨了一个窝。郑大伯走过来看了看说：“旭东啊，你刨的眼子不中，只动了浮面一层土，点上的玉米，经不起风吹日晒啊！”说着，他拿起了镐：一镐破土，两镐开窝，三镐平底，和我刨的那个蜂窝大的眼子成了鲜明对比。大伯说，只有这样，水才浇得匀，籽儿才放得正，芽儿才出得快，根儿才扎得深。

我的心落在大伯刨的窝窝上，扎实了。随后，我学着大伯的样子刨起来。大伯满意地点点头：“中！中！”

西沙河的水本来就没了脚面，担不上两天就断了流。晌午下工了，我和郑大伯担着最后两担水往地里走，只见刘长富担着木桶，拿着木瓢急匆匆向河底走来。唉？这几天抗旱他总说腰痛不能担水，今儿个……？当他乍一看到我和郑大伯时，转身就想走，郑大伯喊住了他：

“长富，你的腰不痛了？”

“我……那几棵烟苗儿，快干死了，浇——浇它！”他结巴着说。

我一听，心中升起一把火：“我们恨不得把满脸的热汗接下来浇到地里，可你……”

“长富，你看看大家成天都在干什么？你又在干什么？”郑大伯严肃地说。

“我，我不担了！”他一边说着就走了。

为了解决水源问题，郑大伯提议组织青年挖河突击队，挖一条“河中河”。我第一个报了名。白天，继续担水点种；夜晚，我们就跳到没膝深的烂泥中，光着膀子干。第二天晚上突然遇上了流沙层。积水、流沙混在一起。我们用力铲起一锹锹稀泥沙，可没等往河岸甩就淌了个净光，刚刚掘出的沙窝窝转眼间又淤平了。我对大伯说：

“咱们分段干，把一段积水掏净再挖！”

大伯笑着说：“好办法。”

虽是初春，夜里天气还很凉。我站在冷冰冰的水里，两手拿着脸盆，一盆接一盆地淘着，心里却热乎乎的。我这个不爱唱的人，也不自觉地唱起了“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大家都随着唱起来，歌声在整个河边飘荡着。

“换换旭东！”大伯边挖边喊。

“不用了，岸上的‘福’我可享受不了。”我笑着说。

小王从泥里跑过来，夺走了我手中的盆子。我上了岸，蹦了蹦，做了几个三步上篮的动作，就又跳进了泥中。虽然组织的是“青年挖河突击队”，可村里许多人都来助战。只是刘长富却一直没露面。苦战几夜，“河

中河”修成了。

清清的河水被担到地里，种子渗着我们的汗水全部播进了沃土中。

姐姐，破土钻出的小苗绿油油的，棵棵生机勃勃，迎风摇摆，象是有意和老天挑战！你看土肥水饱，成长得多壮实！我的心！比在学校里解答出一道难题还高兴啊！贫下中农赞美小苗长得好，我们总是说：“这都是靠贫下中农的辛勤培育！”

是啊！我们这伙年轻人，不正是时代的小苗吗？姐姐，你说这时代的小苗，在郑大伯和贫下中农的护理下，不正把根子深深地扎在农村这肥沃土壤里，茁壮地长出碧绿的嫩叶吗？

弟弟 旭东 4月20日

三

晓东姐：

我只知道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那知小苗的成长也是这么艰难曲折！

六月的阳光洒满了实验田，一层层翠绿的玉米苗儿经历了几次暴雨的考验，显得更加茁壮了。看那叶，又宽又厚，生气盎然；看那秆，象竹子一样挺拔。晨风一吹，粗粗的秸秆摆动着，厚实的叶子向着我们招手。

正当我们期望丰收的时候，一场虫灾袭来了。

玉米顶端的几片嫩叶被虫子咬得有了窟窿，这消息

很快传遍了全村。

人们焦急地来到田里，细心地察看着。刘长富戴着草帽坐在地头的土墩上吸着烟，幸灾乐祸地说：

“怎么样？当初咱有话在先，看，能落点啥？”

小王本来就窝着火，听到这话，那火烧到了嗓子眼儿：“嗨，你倒轻闲，睁眼看看，大伙都在干什么？”

刘长富好似得了理，站起来冲小王嚷开了：“我没长眼。不瞧瞧这是啥地，能长出庄稼！”

我本来想上前拦住小王，听刘长富一说，我的火也上来了：“地怎么了，地靠人种，人大干，地就大变。”

“变，还变呢！玉米都变成光秆了。知道吗？这是老碱窝！”

社员都围着刘长富，和他辩论起来。

刘长富脸色白得难看，把草帽拉得几乎罩到了鼻梁上。语无伦次地说：“你们愿干就干，反正我不卖傻力气了。”他真的溜走了。

这天中午，我们屋里破例地安静。小王低头不语坐在炕上。太阳把屋前的那杂乱无绪的枣树条印在窗棂纸上，我的心，也象这枣树条一般的乱。大伯的话又响在耳畔：这不单是跟盐碱的斗争，更是一场思想交锋啊！

忽然，门开了，大伯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大伯！”我们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觉得有满腔的话要对大伯讲。小王急着说：“大伯，想不到刘长富他……”

“孩子，要想得到啊……我全知道了！”大伯点着烟吸了一口：“种子今几个下地，明几个就丰收？那有这么容易的事。”

我点点头。小王说：“大伯，刘长富他也太气人了。”

“刘长富的旧思想，有机会就要往外冒。”大伯指指脑袋说：“小王，这里头的旧东西，大吵大嚷是不能解决的。要是吵一阵子有效，大伯也和你们一块儿去吵。”

“他在咱们队里总是不起好作用。”小王生气地说。

大伯吸了几口烟，把烟雾慢慢地吐出来：“老碱窝里夺丰收，这是老祖宗没干过的事。象刘长富这种人，把个人的事顶到脑瓜顶上，把集体的事掖到胳肢窝里，要让他改变就得好好帮助啊。”

“他再嚷嚷，就给点厉害看看！”

“对，这人也太成问题了！”我也顺着小王的话茬说。

大伯从衣袋里拿出一本书，找出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来，对我说：

“旭东，念念这段。”

我双手接过书，一字字读着：“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郑大伯说：“和刘长富的争吵，就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啊！”

“刘长富想走的道路和咱们不一样！”我抢着说，“谁要搞资本主义，就和谁斗到底！”

大伯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坚定地说：“对！这个斗争是没法避免的，咱们就是要靠斗争来战胜资本主义。不过，旭东呵，咱们小分队目前的这个斗争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到这儿，大伯指点着书里毛主席的另一篇文章说：“毛主席告诉我们，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主席咋说咱就咋办，对于刘长富，咱们要斗倒他的旧思想，还要立足于批评教育。你们说是不是？”

毛主席的教导，大伯的话语，使大家的认识有了提高，我们和郑大伯边学边讨论，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写了一篇《打好“捉虫”持久战》的大字报，贴到街上。

贫下中农看了，三三两两的议论着，整个村子活跃起来。

“大字报写得好，大寨人山能移，海能填，咱盐碱窝就不能变？”

“可不能人进了社会主义，脑袋留在资本主义啊！”

听着大家的谈论，激起了我胸中层层浪花。今天，我发现大伯身上有一种比他在田间抡镐挑担更感人的东西，这是我过去所没有感觉到的。

晚上，郑大伯带领我们来到实验田观察害虫活动。

南风吹拂，月亮高挂，只见郑大伯警惕的眼神洞察四野。整整三夜，露珠湿透了衣衫，然而，摸到了规律，害虫很快被消灭了。看看那玉米，哗哗抖动着的每片叶子都象在感谢我们，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呢！

火热的斗争生活冶炼着我们。每天，我们都从郑大伯这些贫下中农身上吸取政治营养，心越炼越红，眼越学越亮。农村是一所多么理想的大学，贫下中农是多么可亲的老师啊！我爱这所大学，更爱这里的老师。姐姐，我决心把根子深深地扎在这里，踏着老师们的脚印，在这里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火红的青春。

七月十六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在火热的斗争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天晚上，我和郑大伯踏着皎洁的月光向大队部走去。队部里，灯光格外亮，庄严的团旗挂在墙上，当我和郑大伯迈进会场时，几十双眼睛盯着我，团支部书记带头鼓起掌来。

姐姐，我只觉得周身热乎乎的，血在全身沸腾，眼里浸着激动的泪花。

站在庄严的团旗下，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仿佛胸中翻滚着历史的风云，燃烧着征服未来的火焰。

会上贫下中农和伙伴们的发言，特别是郑大伯的嘱咐，象一股股清泉汨汨流淌，渗入我的肺腑。我正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团支部书记要我讲几句。

我看着郑大伯，他正深情、慈爱地望着我，满脸皱纹象一丝丝菊花瓣绽开来，不知怎的，看见郑大伯就联

想到和刘长富的斗争，就联想到实验田。是啊！那玉米经历了多少次风雨的侵袭，烈日的暴晒，才有今天的长势啊！我的双眼湿润了：我一个无知的孩子成长为共青团员，这是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迈出的终生难忘的第一步，就这一步，花费了郑大伯多少心血啊！我望着郑大伯，含着泪水说：“党是阳光，群众是土壤，我这颗种子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全靠贫下中农的培育！”郑大伯看着我，又望望窗外的钻天杨点头笑了。

散会了，我和郑大伯肩并肩地走着，步子落在一个点子上，只见他脚步迈得那么坚实、稳重，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凝望着远方……我激动地说：“大伯，每当关键的时刻，您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指明前进的方向……”

大伯接过话头说：“这是我们老一辈肩上的担子，干一辈子革命，负几辈子责任嘛！”

“干一辈子革命，负几辈子责任！”我心里重复着大伯的话，“您放心，我决不辜负贫下中农的希望。”

姐姐，你也看着我的行动吧！

弟弟 旭东 9月18日

四

晓东姐：

我洒大地千滴汗，大地献我万斤粮。

姐姐，农村的秋天真美啊！丰收场上，金黄的玉米

堆，火红的高粱垛，高得象小山。歌声笑语在天空飘荡，人们的眉毛都笑成了月牙。小伙子兴奋地说：

“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到底是把老天斗输了！”

老人摸着老碱地里长出的第一代玉米，激动得双手直颤抖：“过去做梦也想不到啊！”

娃娃们学着解放军叔叔的姿态，举着长长的高粱秆做红缨枪。看郑大伯站在“轰隆隆”的脱粒机旁，把颗粒饱满的“反帝105”送进机仓，黄澄澄的棒粒象金色的瀑布哗哗地喷了出来。他抓起一把，抬头看看我们，那黑里透红的脸膛上堆满了笑容：“多好的种子啊！”

可是正象大伯所说，革命路上是永远也不会风平浪静的。

昨晚社员会上，大家围绕着实验田优种玉米的事进行了一次讨论。

有人提议说：“种子留足了，余粮超交了两倍，优种玉米可以当口粮分点了。”

刘长富说：“这玉米真不错啊！”

小王开玩笑似地说：“长富叔，这可是老碱窝……”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刘长富用拳捶着头说：“这次可认输了。”他抬头对郑大伯说：“大哥，我说这二十亩又在国家征购任务之外，多分点嘛！怎么也得给自留地留点种子。”

“长富叔，快扔掉私心包袱吧！”小王说。

贫下中农也议论着：

“咱不能光看到自己鼻子尖下那么一点点，正因为是优种，更应该交国家。”

“为革命多打粮，交好粮，就是我们的任务。”

.....

听着贫下中农的话，我象透过他们穿的粗布衣，看到那一颗颗纯朴而又火热的红心在跳动。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抬头望望身边的郑大伯，他正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好似说：小伙子，谈谈你的意见吧！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站起来说：

“碱地的第一代种子是冲破旧的习惯势力，迎着风雨成长起来的。为庆祝党的‘十大’胜利召开，应该把这碱地第一次收获的全部优种交给国家，让它在更广大的土地上经受更大的风雨，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郑大伯连连点头：“这丰收的优种，是我们‘农业学大寨’的收获，是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的成果。旭东讲得对，我们要把优良品种全部交给国家，让它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开花、结果。”

贫下中农异口同声地说：“中！”

刘长富头上渗出了汗珠，脸也红了说：“唉！思想真得赶时兴儿啊！明几个我也送粮去。”

今天，天刚刚亮，钟就响了。今天的钟声比往常更加洪亮，它象战鼓一样雄浑有力，它象冲锋号一样激荡人心。今天是多么不平常的日子，我们送走的是丰收的

果实，迎来的将是一批日夜盼望的新战友。

街上，六辆满装“反帝105”的大车排成一行，就象出征的队伍，只等一声令下。我跑到最前头一辆车旁，找到了郑大伯。只见他身扎搭包，手持红缨鞭，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舒展的笑容。

大伯把红缨鞭交给我，洪钟般地喊了声“出发！”于是我举起大鞭，“啪！啪！”清脆的鞭声在天空回响，划破了清晨的宁静。车队出了村，大路两边，笔直的钻天杨显得更加挺拔；远处，巍峨的盘山顶上的青松显得更加苍翠。这一切，都好似和我们共享丰收的喜悦，共享欢迎新战友的欢乐。

望着这送粮的车队，大伯兴奋地问我：“旭东，记得吗？今天是啥日子？”

“太巧了，今天又是十一月十四日！”我几乎跳起来。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吗？姐姐，你看它多么象艺术家精心安排的戏剧性巧合。

正在我激动地回想着一年来的战斗历程，大伯又望着车队，提醒大伙：“注意呵，过小桥了！”接着他回过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旭东，紧握鞭杆，闯更大的难关呀！”我点点头，领会了大伯的意思。

在毛主席指引的大道上，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虽然我深深感到要做一个真正的庄稼汉，可不是三年五年的事。但是我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有郑大伯这样的老师引路，我们的步子会越

走越坚定，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此刻，我的感情全部沉浸在未来战斗的喜悦里，我敬佩地望着郑大伯，他多么象盘山顶上那抗得风，顶得雨的向阳松。在他的指教下，未来，未来的画卷，一定画得更为壮丽，更为动人。姐姐，你说是吗？

弟弟 旭东 11月14日

现场会召开之前

冯惠明

一

临近晌午，东阳大队养猪场里，小青年陈虎身穿背心、赤着臂膀在喂猪。他是前不久从城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粗眉大眼，虎实实的个头，圆圆的脸上还带着稚气。

上午，大队会计告诉陈虎，于红从县里打来电话，说明天全县二、三十个社队干部要来参观空气发酵饲料，嘱咐小陈要早做准备。陈虎听了这个信儿，象吃了冰糖块，心里甜丝丝的。他觉得自己来猪场时间不长，可收获不小，东阳大队养猪场是全社的先进单位，自己又和于红这样全县出名的先进人物在一块儿工作，一定进步很快，因此他打心眼儿里高兴。提起于红，陈虎可真是又佩服又羡慕。她是插队三年多的“老”青年了。听贫下中农说，她曾三访叶洪海，推广中曲糖化饲料，使大队养猪事业一年一个大变样，去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近，她又试验用空气发酵成功，比中曲发酵又进了一步。这不，前天她上县里开养猪工作会议，介绍经验去了。在陈虎眼里，于红真了不起，是自

己学习的好榜样，所以他处处向于红学习，学喂猪、学给猪治病，特别是学制作发酵饲料。他很快就掌握了秸秆粉碎、对水、搅拌、保温等要领。社员们夸他聪明能干，陈虎听了就象坐到云彩上，心里美滋滋的。

陈虎喂完猪，看看头顶上的日头，心想：于红快回来了，我要在她回来之前先把饲料准备好。他走到一间小屋前，这儿有一个席棚，地上放着两口大缸，缸里堆着岗尖的发酵饲料，上面还插着两个温度表。陈虎把手伸进去，一摸，掏出一把热乎乎的发黄又略发黑的饲料，闻了闻，有一股扑鼻的酸甜味儿。陈虎两眼立刻笑成一条缝：“嘿，真够味儿，明天猪又该美餐一顿了。”

他学着于红的样子，把饲料分出一半，倒腾到另外两口大缸里。接着，就要去挑水，准备倒进饲料里，有干有稀猪才爱吃呢！他回身去提桶，却瞥见屋门口两只水桶里满盛着豆腐渣。他立即想起这是在豆腐房干杂活儿的瘸老五担来的。陈虎一拍脑袋，说：“哎呀！怎么差点忘了，豆腐渣拌饲料，又甜又香，明天让猪吃个欢。”

他一步跨到门口，提起桶，就要往缸里倒。

这时，陈虎忽听身后有人喊，多熟悉的声音，是于红！他一阵惊喜，回头一看，一个风尘仆仆的姑娘走进养猪场。只见她脸色绯红，额头上渗着汗珠，两只深邃明亮的眼睛闪着光芒，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挂在嘴角上。

“于红！”陈虎急忙放下桶，一个箭步迎上去。

于红问：“小陈，咱们那两缸饲料发好了吗？”

陈虎眉毛一扬，得意地朝席棚下那几口缸一努嘴儿。于红走过去，一边看一边满意地点着头。然后，她问：“你刚才要往缸里倒什么？”

“豆腐渣。我想饲料拌豆渣，再对上水一搅匀，大猪吃得饱，小猪吃得欢，明天参观的人看了，难得夸咱们的饲料棒！”陈虎眉飞色舞地说。

于红心里一动，又问：“哪来的豆腐渣？”

“豆腐房的。”

“是你去挑来的？”

“不，是瘸老五挑来的。”

于红默默地思索起来，心里掀起了层层波涛，翻滚不息。她说：“小陈，这豆腐渣不能往饲料里拌！”

“为啥？”陈虎不解地问。

于红说：“人家明天来参观啥？”

“参观饲料呗。”

于红问道：“你说说发酵饲料究竟有哪些好处？”

“这好说。这种饲料，制作简单，营养丰富，猪爱吃，又长膘。最重要的是以粗代精，节约粮食，为发展养猪事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陈虎恨不得一口气把它的优越性全讲出来。

“好啦，好啦。”于红笑着打断他的话说，“可是，你往饲料里掺豆腐渣，人家能看出它的优越性吗？”

“这……”一句话问得陈虎卡了壳，半天说不出话来。

于红见他发窘，就和蔼地说：“小陈，咱们为革命养猪，可不能掺一星半点儿假呀！”

“那……”陈虎狠劲儿搔了搔头皮，回过身，一手抓住一只桶就要往屋里提。

“慢。”于红拦住他，指着两桶豆腐渣说：“瘸老五送来时，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发酵饲料好是好，要是在饲料里拌上点儿豆腐渣猪更爱吃……’”

“陈虎，瘸老五这是成心要破坏现场会！”于红说，“你想，以前母猪生了崽，或是猪有了病，喂点豆腐渣、豆饼，都是咱们自己去豆腐房挑。每次去，那瘸老五总是麻丧着脸，带理不理。为什么单在这时候，主动将豆腐渣送上门？”

陈虎说：“谁不知道瘸老五是块啥料，量他这个富农分子也不敢为非作歹……”

“不！小陈，老队长不是常对咱们说，阶级敌人就象房檐下的大葱——叶烂根枯心不死吗！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呀！”说完，于红看看天已过晌午，拍了一下陈虎的肩头说：“下午咱们再好好聊，你先吃饭去吧。”

“好吧。”陈虎有点不大高兴，他没想到问题这么复杂，懊悔自己没多个心眼儿。他从屋里拿出衣服，往背上一搭，大步走了。

于红没同他一块走，却照直往党支部委员、老队长周大爷家走去。

二

盛夏的三伏天，地上热得象个大蒸笼，树上的知了一直叫个不停。

歇过晌，陈虎往猪场走。路过豆腐房，正好碰上瘸老五蹲在门口，半闭着眼抽着旱烟。他一见陈虎，马上站起身，鼻子眼睛堆起笑，悄悄地说：“小陈，一担豆腐渣够用的吗？这里还有，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再挑了去，唉？”

陈虎正为上午的事窝着火，见瘸老五这副嬉皮笑脸劲儿，一阵恶心，径直往前走，没答理他。

瘸老五打了个楞，急忙一瘸一拐地赶上来，又问：“是不是嫌一担少哇？”

“你啰嗦个嘛！”陈虎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迈开大步朝前走了。

瘸老五心里一沉，玻璃球似的眼珠子转了三圈，急忙溜进了屋。

陈虎一进养猪场的门，就看见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猪食槽洗刷一新。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停在院里，于红和两个社员满头大汗，正在圈里起肥垫土。

陈虎心里一热，二话没说，抄起一把铁锹，绾起裤腿，扑腾一下跳进猪圈，跟着干了起来。

装完车，两个社员赶着牲口，拉着满载肥料的大车出了门。于红和陈虎汗淋淋地跳出了圈。于红解下自己的毛巾递给陈虎，又端来一碗凉开水。陈虎接过来，放到嘴边，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几口喝光了。他抹了一下嘴，感激地说：“于红，你上午走了四十里路，刚到家也没喘口气，就忙这忙那，小心累坏了。”于红笑笑说：“这不算什么。明天就开现场会，时间够紧的。县委很重视这次会，期望能对全县养猪事业有点推动作用。所以，再苦再累，我心甘情愿。”

陈虎听了于红的话，心里热乎乎的。他想到社社队队肥猪满圈，一车车的肥料施到地里，粮食堆满仓的图景，不禁眉开眼笑地问于红：“咱们猪场一次能起多少肥？”

于红说：“你算算看。咱们猪场共有十五个圈，一个圈一次能起四车肥，一车起码有两千斤……”

“一共能起肥十二万斤。”不等于红说完，陈虎就嚷出了声。

于红笑道：“今年咱们的猪场还要扩大呢！再过一两年，嘿！争取实现全大队一人一猪。”

陈虎立刻接上：“猪多肥多粮食多，为国家多做贡献，支援中国和世界革命。”

“对，小陈。”于红看了陈虎一眼，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有人一直变着法儿想破坏咱们养猪事业，可是没有得逞。”

“谁？”陈虎气愤地问。

于红拉着陈虎坐到一棵大杨树下面的石墩子上。陈虎催于红快讲，于红说：“你先别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去年夏天，县里第一次组织人到咱大队参观中曲糖化饲料，看过大队集体喂的猪，我又领他们去看社员各户喂的猪。刚到街口，只见一个四十多岁、满脸横肉的胖女人，赶着一头骨瘦如柴的克郎猪，在大街上使劲吆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猪吃了糖化饲料，一天比一天瘦，唉！’参观的人都纳闷儿。我和周大爷当场揭露她赶的是一头久治不愈的病猪。那女人理屈词穷，还装疯卖傻地狡辩。这时，从胡同里又蹿出一个五十多岁瘦猴似的人，照着那女人脸上就是一巴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你别他妈的给我丢人现眼了！’大家一看，这人正是那胖女人的男人。这家伙是个富农，思想反动。以前，他看我们试制中曲糖化饲料，大力发展养猪，恨得要命，就造谣说：‘拿柴禾棒子喂猪，这是城墙上挂帘子——没门儿。’他还在群众中煽动说：‘黄毛丫头养猪，就好比黄鼠狼驾车辕，那还要大骡马干什么？’可是，我们顶住了这股妖风。这一次，我们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鬼把戏。我大声说：‘呵！你们两口子还真会演双簧哪！’在场的群众也非常气愤，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开起了批判会。”

陈虎听到这儿，忙问：“你说的那个富农到底是谁？”

“就是癩老五！”

陈虎猛地站起来，他两目圆睁，涨红了脸说：“这家伙今天还要花招，差点骗了我。我去把他揪出来示众。”说着，拔脚就要走。

于红拉住他，说：“小陈，不要莽撞。阶级敌人是狡猾的，对敌斗争要稳、准、狠。今天中午，我把情况给周大爷汇报了。周大爷说，要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敌人胆敢搞破坏，咱就坚决回击！”

“那现在怎么办？”

于红压低声音，对着陈虎的耳朵说了一遍，陈虎听完，连声叫好。

三

晚上，皓月当空，天上的繁星眨着眼睛，屋子里没有一丝灯光，养猪场里分外寂静，只听见草棵里的蚰蚰儿叫。

后半夜，天上的流云遮住月光，天空更暗了。这时一个人翻上墙头，轻轻地跳进院里，伏在黑暗的墙角下。过了一会儿，又蹑手蹑脚地顺墙摸过来。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癩老五。

今天中午，他见于红从县里回来，下午陈虎的态度也变了，他想往饲料里掺豆腐渣的事已被识破，豆腐渣白担了。他本想趁于红不在家，陈虎没有经验，使出这个弄虚作假的计策，等明天参观的人一到，他就可以背地

散布流言蜚语，就说猪爱吃空气发酵饲料全凭饲料里掺豆腐渣哩，……那时候于红再有能耐也分辨不清。没想到此计不成，眼看明天现场会就要开成功，他恨得牙痒痒，决定“破釜沉舟”了。吃晚饭时，他趁没人，溜到猪场墙外，踮着脚尖看见于红和陈虎在那几口大缸上蒙塑料布，心里不禁一动，暗打主意：听说饲料发酵好了后，当天不喂猪的话，就得蒙上塑料布过夜，如透了气，酶菌活动欢了，温度升高，饲料就会发热变质，猪就不吃了。想到这儿，他把大腿一拍：“嗨！有了。只要神不知鬼不觉把塑料布掀开，那明天的现场会岂不就成了献丑会了？哼，于红，于红，到时候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瘸老五回家后，他一直熬到夜深人静，才摸了出来。

他哪里知道，他是自投罗网呢！此时，那间小屋里，有四只敏锐的眼睛正盯着他呢！

陈虎趴在窗口，两只眼睛瞪着，一眨都不眨。他看见瘸老五离大缸越来越近，着急地说：“于红，动手吧！”

于红眼睛依然盯着窗外，说：“不许说话，听我指挥！”

这时，瘸老五看看四周没什么动静，胆子壮了，一步一瘸地往前摸。席棚里黑乎乎的，突然瘸老五踩翻了一个猪食槽子，跌了个狗吃屎。瘸老五趴在地下，一动不敢动。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院里除了蛐蛐儿叫，没别的响声，就又一步一步向大缸摸去。他摸到大缸前，急

忙解下绳子，掀掉了塑料布，他伸手往缸里一抓，咦！里面啥也没有，是个空缸。瘸老五大吃一惊，转身要跑，就听耳边雷鸣般一声吼：“不许动！”

瘸老五撒腿就跑。突然迎面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直射在他脸上，照得他睁不开眼。

于红迎面走来：“瘸老五，放老实点！”

瘸老五腿一哆嗦，脚一软，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陈虎赶上来，一把抓住瘸老五的衣领，把他提起来。

这时，又跑进几个人。原来是周大爷和几个民兵闻声赶来了。

于红对周大爷说：“我建议明天全体社员和参观的同志一起批斗反动富农瘸老五！”

周大爷亮开洪钟般的嗓门回答：“好！在这样的大会上批斗，更有教育意义。”

众人将瘸老五押了出去。

东方透出一线微白，满天星斗逐渐稀少。不用说，今几个又是一个艳阳天！

阵 脚

赵 新 元

提起郑新松，柳西村人大都会对你竖起大拇指头说：“这可是个好小伙呀，是咱贫下中农的好后代。”他们还会对你说出新松的许多动人事迹……

就在新松从天津来插队的那天晚上，队委会正要结束，门眶当一声开了，门外响起一个不高却是严厉的青年的声音：“进去！说说你为嘛诬蔑我们上山下乡是劳动改造。”一个女人撒起泼来：“我没说那话。刚来的学生就欺侮人，还让人活吗？呜……”

队长们闻声走出屋来。只见十七岁的郑新松正拖着富农刘庭贵的老婆往屋里拽。那女人一见队长们出来了，挣脱了新松的手，嚎得更欢了，哭天抹泪地说新松冤枉了她。郑新松两眼瞪得溜圆。他不声不响地走过去，用很低的却带着几分威严的口气说：“你别想要赖，起来老实说！”那女人本来是干嚎，要是小伙子急了跟她嚷起来或是给她两掌，她准会耍无赖，撒一阵泼了事。但她没想到眼前这个孩子这么镇静，她呆住了。郑新松揭发了她的破坏行为。队长刘大海一听，火冒三丈，当即组织大家进行了批判。

那一次，郑新松在人们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双闪亮的眸子和那不高却是有力的声音。刘大海逢人就夸：“嘿，象个战士。”大队党支部特意安排新松跟贫农老党员刘春祥学思想、学农艺。

几年来，郑新松吸吮着贫下中农的乳汁，成长起来了，柳西村的共产党员推选他担任了支部委员。

去年秋天，县里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公社掀起了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一时，水利用砖成了大问题。在一次支委会上，郑新松那柔中有刚的嗓音又钻进人们耳朵里了，“咱们把翻砂副业改成烧窑好不好，让副业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样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为主’的方针，才能落实学大寨会议精神。再说烧窑可以到附近的山坡地上割柴草，减少用煤，少花钱。我们就不用等砖了，水利工程就能早完，粮食产量就能早过‘长江’，为国家多做贡献。”他一气说了这一番话，道理是令人信服的。当场几个支委表示同意这个意见，老支书也赞同地直点头。刘大海虽然不大同意这个不赚钱的副业，但因为大家都坚持搞，也就同意试试看。

结果，柳西村提前完成了一座拦水坝的兴建任务，还拿出一批砖支援了附近的兄弟大队。今年，村里一百亩新改的稻田夺得了丰收。人们都夸新松，刘大海忘了以前的争论，拍着新松的肩膀：“行！是个有心计的人。”

但是，也有人恨新松，暗地里制造谣言。说什么：“外来的毛娃娃当家，家业准垮。”还说：“毛孩子哪能压得住阵脚。”一些糊涂人就觉得还是老干部当家稳当。在老支书调走，新松当上支部书记的十天头上，队委会就发生了一场风波。

那天上午，大队干部研究秋后分配。讨论正热闹，队长刘大海提了一条意见，会议一下子就吵翻了。

刘大海说：“今年农业丰收了，烧窑也搞得挺成功，供上咱修水利用砖不说，还卖了不少钱，我看可以多拿出一部分来，给大伙分分，热热闹闹地过个年。大家说，怎么样？”说时脸上还带着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

“不行呀，钱要用在农业上。”

“多分点也算不了啥，大伙都高兴嘛。”

“怎么算不了啥！今年多分，明年多分，非把咱集体经济搞垮不成。那时候，谁高兴？”

人们各抒己见，党支部书记郑新松冷静地听着大家的争论。他想：在分配问题上出现两种思想交锋，这是预料到的，应当尽快地把刘大海所代表的那种错误思想引导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看看大家说得差不多了，就站起来，眼睛在屋子里环视一周：“我说几句。”

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很想听听这位新支书的意见。在他们看来，新松早已不是五年前从城里来的那个中学生了，而是一个很有办法，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

虽然他当支书才十天，可村里的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样样在行。

新松望着队长们期待的日光开口了，他说：“我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这笔钱不能分，要把它用在生产上，多买几台水利机械，来年大干一场，您说呢？”他把头转向满脸怒气的大海。

刘大海早已急了，听了这后一句话，他喊起来：“怎么？大伙辛苦了一年，多分个千把块钱都不行？”

“是不行。多收入应该多积累，分掉是错误的。”

“我没说不要积累。可分钱是社员的要求，群众的需要。还要不要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刘大海嘴唇抖动着，左额上的青筋都绷了起来。

郑新松却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个别社员生活有困难，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但决不能用钱去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咱们这山村一年一个样，年年大发展，不全是靠毛泽东思想，靠党的正确路线吗？大海叔，您说分钱是大家的要求，不对吧，加强集体经济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我看刚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才反映了广大社员的要求。”

刘大海一下子跳起来。旁边两个队长看不了眼了，一把拽住他说：“大海，你仔细听听，新松说得在理。”

刘大海气呼呼地坐下了。他记得自己已经跟一些人讲了，要把卖砖的钱拿出来分，如果不分，那又怎么改口呢？于是他挣脱了两个队长的胳膊，又站起来说：“新

松，大叔当了二十多年干部了，道理我都懂，多分几块钱又不犯法。分！错了我担着。”

屋里静得只听见座钟的嘀嗒声。人们以为，新松听了队长的话，也许会急得嚷起来，或者沉不住气了，把话头松一松，退一步。

新松没嚷也没退。他说：“大叔，正因为您当干部时间长，才更应该理解‘农业学大寨’的精神，更应该领着社员往正道上走啊。”

“什么，我领着群众走邪道？我整天费心巴拉的还落得一身不是，还正想歇歇呢。”大海觉得很难堪，自己的意见也是为了大伙，新松不仅不同意，还转弯抹角地说他大海不走正道。他想，就算你占支书一项，我还占队长和长辈两项呢，怎么说话就那么不管用，干脆不当队长，也不生这份闲气。他一甩手要走。

“大叔，大叔！”新松想要拦住队长。但大海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海，快回来！”几个队长追出门外，他已经走远了。

“这可太不对了，吃老本了。”队长们很不满意大海的行为。他们说：“新松，我们支持你。”

郑新松眉梢跳动了一下，大海的行动对这个新支书象一场暴风雨迎面扑来，而群众的支持又给了他很大的力量。他感到社员们都看着自己，一定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挑起党和人民交给的

担子，才能使大海认识错误，改正过来。

新松眼里闪着坚毅的光芒，他说：“分配的事先定下来，过后还要交给社员讨论。大家按刚才的决定分头去抓水利和小麦管理，还有这窑砖，咱们一定要赶在合渠工程之前让它出来。”

会议就这样散了。

队长撂挑子的事一传开，全村都哄动了。

有人说：“新松的话说在理上了嘛，大海这样做可不对。”

也有人说：“大海也是为了大伙，新松不该顶撞长辈。”

立刻有人反驳他：“错了的事，为啥不能顶？照你说，这年轻干部就得服服贴贴听长辈的呀，错啦！这会儿，谁对就得听谁的。这事，新松做得对。”

富农刘庭贵暗自叫好。心想，郑新松啊，你老是盯着我的脊梁骨，我正恨得你牙根疼，这回你可乐不出来了。你要当什么接班人，哼，看你这步子怎么迈！他心怀鬼胎地躲到一边。

这当儿，最急的要算刘春祥老汉。他知道新松的脾气，但是小伙子头一次掌舵，防得了风浪暗礁吗？一种革命责任感促使他直奔郑新松的房子里来了。

新松还没有回来，老汉决心等着。打头晌他听到这件事，心里就一直琢磨：新松明明做对了，可有人却说

年轻娃娃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为什么对新干部这么不信任呢？想不到大海竟然会有这么一着，加上有人在暗中煽风，事情就棘手了。老汉要提醒新松，帮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闯过风浪。

他刚把饭热在锅里，新松一脚踏进门来。

“大爷，您找我？”

“新松呀，来，边吃边唠。”

新松的脸色很平静。

“他能够稳得住劲。”老汉放心了，但还止不住说：“新松，做对了就得坚持，可不兴抓着刺草就缩回手来，遇到高山就得爬坡呀。不过，要提防一些坏家伙钻空子……”春祥老汉望着那张消瘦了的脸庞，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告诉了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

新松激动地抓住老人的双手：“您说得对，咱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谁也改变不了，大爷，您放心，我还没学过打退堂鼓呢。”新松看着老人饱经风霜的面孔，开怀地笑了，这笑声中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老汉也禁不住乐起来了。

新松说：“大爷，刚才我和队长交换了一下意见，他说有点不舒服，看样子思想斗争得很激烈，让他好好想一想，我先上砖窑去看看，今天有林学习回来就把刘庭贵换下来。”

老汉说：“好，你头里走，我去看有林。”

郑新松来到砖窑地，高高的砖窑跟前只有一个人在那儿加柴，旁边一垛山柴被扯得乱七八糟。

“怎么就你一个人？”新松走过去，边问边看了看火。“火太小了，得烧得旺旺的，来，我添几把。”过了一会儿，他又加重语气说：“火力不够，砖就烧生了，不结实。”

“刘庭贵说这样烧省了柴又烧了砖，一举两得。那不，他说腰疼，到那边去了。”小青年撅着嘴说。

“哦！是这样。你照这样烧，我去看看。”

西边看窑的茅屋里，刘庭贵和一个社员正在争吵。

社员说：“你别装蒜，刚才还好好的，我看你就没病，该你的班，不干不行。”

刘庭贵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嚎着：“你们别欺侮人，我腰疼。队长还有个不干呢，我怎么就非得干。”

刘庭贵五十多岁，看上去挺窝囊。解放前他烧过窑，后来靠点小手腕，巴结权势，赚了钱，置起了几十亩好地，雇了长工，土改时被定为富农。他表面上不多说不多道，不象他那女人，但骨子里对社会主义极为不满，做梦都盼着天变了。等他睁开眼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革命事业接班人一批批成长起来的时候，他连脸上装出的笑都象是哭的。一遇上个“有利时机”，他总是心里痒痒。他要发作有他的一套办法，叫蔫拱。去年，队长看他懂点门道，就让他参加烧窑。这会儿，刘庭贵见队长甩手不干了，以为有机可乘。他一面让少

添火，把砖烧坏，给新支书来个下马威；一面装病不干，躲避责任。他想：新官上任三把火，刘大海给你煞了一把，我再给你灭一把，要是六万块砖一毁掉，水渠合不上，你郑新松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压不住这个阵脚了。那时候，你这个接班人就有的好看了。

他正想得得意，门吱呀一声开了，郑新松出现在门口，眉毛拧成了疙瘩。刘庭贵一抬头，正碰上新松那刀样锐利的目光，赶紧低了头，心里哆嗦：冤家路窄，这回又完了。想着，一屁股坐到地上。

“刘庭贵，你打的什么主意？”

“啊，我腰……腰疼。”刘庭贵急忙爬起来。

“哼！你病来得倒快，想钻空子是吧，别自做聪明，以为你安的什么心人家都不知道。”

刘庭贵佯笑说：“书记，这话怎么说，我一向老实。”

新松说：“你今天老实吗？单等人手少，队长又不在于时躺下不干？腰疼干什么捂肚子？为什么你不让烧旺火？想破坏修水利，把村里搞乱是吧！”

刘庭贵慌张地抹了把汗说：“没，没有，我这就去干，这就……”

新松喝住了他：“从今天起，用不着你烧窑了，你回去把这几天干的事好好写份检查交上来。”

刘庭贵耷拉着脑袋溜了。

新松转过身来，目光变得谦虚亲切，他对刚进门来

的有林说：“来，有林，咱们干。”

“我也算一个。”刘春祥老汉抢上来说。几个人朝砖窑前走去。

大海撂挑子，是正赶在火头上，出了门就有些后悔了。他听见队长们的叫声，可是不好意思回去。他恨，恨自己的火爆脾气，也不满意新松那样不讲情面。年轻人真不知道当家的难处啊！他烦躁地敞开衣服，他觉得新松变得不听招呼了，生气之余还有些伤心。他刚喝了一瓢冷水，坐到炕上，新松就进来了。大海挪了挪身子，装了一袋烟，没说话。

新松看了看队长，说：“大叔，我跟您说几句话。我刚上阵，您应当帮我，我也得好好地学习您的优点。可是，要我放弃正确意见，单纯去服从某些长辈，那不行。”大海身子一抖，一袋烟扣在炕上。新松接着说：“如今，咱们庄粮食产量年年增，社员生活水平年年长，咱们就该想着为国家多做贡献，争取早一天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记得春祥大爷经常给我们讲咱村土改时的事情。您带领儿童团站岗、放哨、斗地主的时候，是不是只考虑生活问题？不是，您想到的是打倒剥削阶级，使所有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您忘了吗？”不，过去的事，大海还没有忘掉，只是没有认真地想一想，就当功劳的包袱背上了。他还记得自己那个天真的想法：恨不能一夜之间打倒天下的地主老财。“可是今

天，您看到的却只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工作，百十户人家的生活，因为您的意见通不过就撂挑子，这是错误的。”大海低下了头。新松的声音变得激动、高亢：

“大叔，您过去说过要做一个战士，敢于迎风站，逆浪行，今天，我希望您在风口浪尖上和同志们肩并肩一道前进。您好好想想吧，大叔！”

大海脸上的表情飞快地变化着，是沉思又象悔恨，连新松走了都没有注意到。五年中，大海头一次见新松这样激动过，新松的话象重锤敲在他心上，使这个火爆性情的人，第一次想了这么多问题……

自己错了！近些年来，只凭感情和老经验办事，放松了学习，忘了党的路线，对青年干部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这种想法妨碍他认真、仔细地思考问题，办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现在想来，新松是对的，他看明白了这个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青年人的心，他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自己的想法太狭隘了。

大海沉不住气了。他不能再居功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使他必须认识错误，改正过来。他应当拿出当年革命的朝气来，他要象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跑步上阵。猛然间他想起来，过两天盘龙渠道和柳西渠道就开始砌合了。他跳下炕，习惯地朝村西走去。

远远的，他看见刘庭贵钻进一个篱笆院子，皱了皱眉，便加快步伐朝砖窑地走来。

新松领着一伙人正干得热闹，欢声笑语穿过田野传

进队长的耳朵。

一个声音说：“这家伙趁火打劫还想拿一把，离了他咱们干得更好！”

大海的心猛地一缩，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住了。

只听有林问：“那么队长呢？他不会真的不干吧？”

接下去，是新松那熟悉的声音：“你别着急，过一会他准来。”

大海只觉得脸上发烫。他模模糊糊地听大伙在议论钱不该分……修水利……方向……楞了一会儿，他快步走上前去把一个小伙子跟前的柴归拢一下，抓起一把说：“这样拿，看见啦，不顺当多了？”

新松看见大海，高兴地叫了一声：“大叔，这砖后天就能出了，正供上水渠用，您看。”望着那通红的炉火，他靠近了队长的肩膀：“大叔，刚才大伙说……”

队长到底是个爽快人，不等新松说完，就抢着说：“大伙说得在理。我都听见啦。”

站在背后的那个小伙子不禁吐了下舌头。

这天晚上，支委扩大会在新松主持下一直开到三星正顶。

会上讨论了买一批水利机械，秋后立即开凿西山涵洞，安排了社员生活，并决定对刘庭贵进行群众批判。

刘春祥老汉坐在窗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微笑的脸，看着那闪亮的眸子，听着那平静的语调，他放心

地笑了。

在柳西村，只要提起郑新松，贫下中农都会对你伸出拇指来夸奖他，尤其是大海夸得最响：“嘿，真是员闯将，不下鞍的战士。”

杨树村的早晨

蒋元明

—

“啪，啪，啪！”一阵清脆的鞭声，冲破了清晨的宁静，一队大车出了村口，向西滚滚驶去，一股尘烟随后纷纷扬起……

冲在前头的大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兼副业队长马正初，他四十多岁，胖墩墩的身材，厚厚的嘴唇，含着一杆旱烟袋，两个大眼珠直愣神。另一个，是把式卫相谦，他显得苍老些，瘦小的身板，干巴的手举着一杆长鞭，一对眼珠总是不停地打转。他的外号叫老转。

马正初嘴里叭哒着旱烟，瞅着已经种上小麦的田野和一条快要挖成的新河道，心里拨拉着算盘：明年农业又得大上，粮食超了千斤不算到顶儿，副业也得紧跟上，现趁农闲这空儿得多抓钱。可是，这眼前的改河造田工程……想到这儿，他忽然打住了，回忆起十天前的支委会：

就在前边的那块田里，刚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下乡知识青年江涌展开一张草图，详细讲述了下列计划：

三秋一结束，就动工开凿一条河道，将杨树村大队境内弯弯曲曲的小河取直，有的地段砌成涵洞，下面走水，上面种庄稼，这样一百多亩河滩地就能改造成良田……支委会通过了这项计划，并决定支书江涌率领突击队上东山采石头，副支书马大爷和支委、革委会副主任兼副业队长马正初留在家里，一面组织人力开通河道，一面指挥大车先往地里送肥，送完之后进山运石头，涵洞跟着开工。会议还没结束，县里通知，要江涌第二天赶去县里参加新干部学习班。马大爷自告奋勇顶替江涌进山。九天过去了，该往地里送的肥也送完了，在家主持工作的马正初却在老转拿来的一张二千五百元的运输合同上签了字，决定大车队今天外出拉脚……

“啪，啪！”两声鞭响，打断了马正初的回忆。他直起腰来，吐出一口烟雾，望了望坐在车辕上扬鞭的老转。

卫相谦，做小买卖出身，在旧社会也替人赶过车。解放后自个儿拴了一辆大车，想发家致富。集体化以后，他还常常钻空子，外出捞点外快。几年前，在一次社员大会上，老支书姜海云点着名批评他：“你卫相谦老是在两条路上转来转去，啥时候才真正转到社会主义这条路上来？”“老转”这个外号大概就是打这以后叫开的。

卫相谦今天特别神气，手扬长鞭，两个眼珠转得溜快：城里那位表兄是有些招招，前几天来我这儿，帮大队接洽了一桩买卖，还说什么“吃粮靠种田，花钱靠跑

外”、“鞭杆一甩，钞票就来”，临走硬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块钱。嘿，正好，那个厉害的姜海云刚调走，新上台的江涌又是个娃娃，听说他不同意出去拉脚，可他压不住台，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啊！卫相谦想到这里，右手使劲一扬，“啪啪啪！”一串响鞭炸开，两匹黄膘大马扬起四蹄，拉着大车狂奔起来……

二

狂奔的大车，越过丰产田和新开的河道，朝杨树村大队的边界——小湾桥直冲过去。眼看大车就要冲上桥头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怒吼从前面传来：

“停住！”

正在得意的卫相谦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惊住了，他慌忙勒住缰绳，辕马前蹄腾空而起，“咳咳”叫着。卫相谦急忙朝前一看：啊？桥头上站着一个汉子，只见他，左手叉腰，右手向空中一挥，将大车拦住。他满面红光，两道大刀眉直竖起来，一双黑亮的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立在桥头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党支部书记江涌。昨天下午，他从县里开会回来，刚一进村，就听到了车队准备外出拉脚的消息，他马上召开了支委会，马正初不知上哪儿去了，没有出席。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车外出拉脚是错误的。有的同志说前几天，卫相谦的表兄到村里来过一趟，这人是县里一个物资批发部门

的工作人员，这次大车外出拉脚与他有没有关系？会后，江涌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他连夜返回县里，了解情况后，又马上赶回村里，正好堵住大车外出。

卫相谦慌忙跳下车，跑上前去，打招呼：“嚯，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江书记回来了。”

江涌用严厉的目光盯住他，说：“是啊，没想到吧？”

卫相谦闹了个倒憋气，尴尬地退到一边。

马正初和后边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一齐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问长问短。

马正初手握烟袋，高兴地说：“回来，咋不先打个招呼，我好派车去接嘛。”

江涌笑了笑：“昨晚我就到家了，到处找你，你到哪儿去了？”

马正初用烟袋一指卫相谦，说：“哦，我上他家商量今天出车的事儿。”

“江涌哥，你来得正好。我们对大车往外跑有意见。”回乡知识青年王虎朝马正初开了一炮。

“是吗？”江涌的目光从这个虎实的青年身上移向马正初。马正初正想把这笔满意的生意讲给年轻的支书听，于是不慌不忙地开了口：“这次出去拉脚，一天两、三百块，连着干几天，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江涌说：“马队长，咱们应按照支委会的决议办事，全力以赴抓工程才对，外出抓钱，我不同意！”

“哦？”马正初吃了一惊，大眼珠一瞪：“工程该抓，这副业也不能撒手呀。”

“加快工程进度是当务之急。”江涌用手指了指快要挖通的河道说，“得赶紧往这儿运石头，跟着砌涵洞，一环扣一环，不然要耽误事的。”

马正初胸有成竹地说：“误不了。今天，我已安排两辆车进山运石头去了。过几天，全部大车都进山。”

“马队长，你这样打算盘可就成了问题了！”江涌耐心地说，“如果现在不集中全力搞突击，就不能按时完成涵洞工程，填河造田，积肥改土工作，都要受影响。打算盘，拨错一个珠，就错了整个数，咱们可不能只图眼前那几个钱，毁了大计啊！”

江涌这番话很有说服力，王虎和几个车把式连连点头。卫相谦飞快地转了转眼珠心想，这年轻人肚里还有点道道儿。马正初用粗大的手指搔了搔头皮，干脆地说：“好吧，车队就出今天一天，明天……”

“不！”江涌打断他的话，口气十分坚决：“一天也不行！”

“可是今天已经出来了……”马正初摊开两手，显出为难的样子。

“马上回去！”江涌向杨树村一挥手说。

“对，马上回村！”王虎蹦起来，其他车把式也连声说对。

马正初为难了，回去不回去呢？他瞟了江涌一眼，只

见他神色严峻，心想，年轻人就是固执些，但他是支书，不好再争下去，于是，他挥挥手，指挥大车队朝村里驶去。

“江涌哥！”王虎望着马正初走去的背影，伸出大拇指，压低声音说：“你真行，几句话，他就服了。”

“王虎！”江涌意味深长地说，“问题可没那么简单哪，他的思想还没通。你先跟队长回去，我还得到新挖的河道看看。”

三

太阳从东山顶上兴起，顿时，东边天际霞光万道、绚丽夺目。

江涌站在新开的河道边上，手里攥着一把新土心潮起伏：农村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但有的干部仍有“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思想。马正初派车外出拉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如此，昨晚进城，正好碰上原大队支书现县委成员姜海云，他向老姜汇报了情况，姜海云告诉他：卫相谦的表兄有严重问题，现在组织上正在深入调查。

“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不能掉以轻心。”

江涌听着老支书语重心长的话，心里热乎乎的，他不禁又想起一个多月前老支书离村时的情景：

在离开杨树村的路上，老支书姜海云不时侧过头去，看看身旁神色刚毅的江涌，心里翻起一阵喜悦：真

快啊，四年前一个不满二十的小将，经过斗争风雨的摔打、考验，转眼就长成了和自己齐头并肩的庄稼汉，而且担起了重担。贫下中农和党支部的心血没有白费……

已经到了小湾桥了，老姜见江涌还默默地跟着，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关切地问：“小江，还有啥想法吗？”江涌抬起头来，望着面带微笑的老支书，说：

“我觉得担子很重……”老姜听罢哈哈大笑，用手拍着江涌的肩头说：“对嘛，革命担子那有轻的？年轻人就要敢于挑重担！小江，只要时刻不忘抓大事，抓路线，紧紧依靠群众，多向马大爷这些老贫农学习，请教，再重的担子也挑得起。”

老姜大步走远了，江涌却久久地站在桥头，思索着老支书的话……

……………

“对！应当赶紧请马大爷回村，一起研究，如何揭露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革命促进生产。”江涌忙把手里的土一扬，拔腿向村子奔去。

村口有棵大杨树，大树后边是饲养场。马正初领车回到饲养场，气冲冲地在院里转着圈儿，总感到这笔生意不做下去实在太可惜。他又打起了算盘，二千五百块能买多少斤化肥、多少件机器，提高多少工分值……跟在后边的卫相谦不时帮腔说：“到嘴的肥肉不吃白不吃！车队去不成，就少去几辆嘛。”

一句话提醒了马正初，他终于打定了再次出车的主

意，于是，他对王虎说：“你和老卫出车。”

王虎忙问：“上哪？”

“拉脚！”

“什么？还要拉脚哇？”王虎大吃一惊，两只眼瞪得滚圆，立刻和马正初干了起来。

争吵声引来了不少群众，开始，人们围着听，后来也参加了争论。个别人说，拉脚这主意不赖。可大多数人说，拉脚影响生产建设不行！有人还质问马正初，是谁出的馊主意、坏点子……

卫相谦见这样争下去要砸锅，就冲着王虎直摆手：

“好啦，好啦，你不去拉倒，我一个人去！”

马正初象个气蛤蟆，涨红着脸，说：“好，就你一个人也去！”

卫相谦刚提着鞭子朝大车跑去，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已经出现在门口：他满脸红光闪亮，两眼放射着灼人的光芒。

卫相谦见势不妙，忙闪在一边。

马正初楞住了。

王虎又惊又喜。

在场的人一齐松了一口气。

院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听得晨风吹动着大杨树，发出沙沙的响声。

江涌走到马正初跟前，平静地说：“马队长，咱们刚才不是讲清楚了不能出车吗？咋中途又变卦了？”

马正初为难地说：“合同已经订了，车队不去，只去两辆车还不行？”

江涌说：“问题不在出几辆车……”

“你听我说，”马正初打断了江涌的话，下决心要说服年轻人：“我这样做，既照顾家里，又不耽误外头，这样打算不是很周到嘛。”

“看问题得看实质！”

“实质？为集体就是实质。”

江涌说：“为集体？那得看你实际上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马正初说：“农业上去了，搞点副业出不了线。”

江涌说：“农业上去了，那是因为路线搞对了，坚持了‘以粮为纲’的方针，批判了‘重钱轻粮’的思想。路线错了，生产还会垮下来。”

马正初恼火了：“我抓的是农闲这个空儿搞副业，你得具体分析分析。”

“农闲？”江涌严肃地说，“现在全村社员群众都在大干苦干，重新安排山河，忙都忙不过来，你怎么说是闲呢？”

“这……”马正初没了词儿。

江涌说：“你先冷静些，按照支委会的决定，大车今天一律进山……”

马正初没等江涌说完，立刻怒气冲冲地顶上来：“我很冷静，我是队长，派车，我有权决定！”

“不对！”江涌说，“事关路线，得由集体决定！”

“什么？你……”马正初没料到刚刚上台才几天的年轻人，竟然毫不留情面，气得额头上的青筋一蹦老高。他暴跳起来：“好，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个摊子，我算管不了啦！”说完转身冲出人群，怒气冲冲地走了。

一股大风卷过去，摇拽着饲养场外大杨树的叶子，发出哗哗的响声……

四

人们一齐拥向江涌。王虎涨红了脸说：“好哇，他马队长敢带头走邪道，咱们开会批判他的错误！”

“对！”有人拥护。

江涌望着激愤的群众，心潮澎湃，心想：老马出身贫农，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一向对工作勤勤恳恳，是一个好同志，只是一时思想跟不上趟，掉了队，自己有责任帮助他，帮助他认识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大家一道前进。

江涌想到这里，双手扳着王虎厚实的肩头，激动地说：“对于错误思想，错误行为，是要批判，要斗争的，而且毫不留情面。不过，对同志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马队长是同志，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说对不对？”

王虎睁大了眼睛，不住地点着头。江涌又望望大

家，说：“好吧，大家先回去，做好进山的准备。”

人们走了。江涌仍然站在院子里，在他背后站着副支书马大爷。马大爷是今天早上从东山赶回村里来催大车进山的。他一进村，就碰上这场争论。现在，他正望着年轻人，心里一个劲儿地叫好呢：老支书眼力好，选中了这么一个好青年接班。于是他亲切地招呼了一声：“小江！”

江涌慢慢转过身去，见是马大爷站在自己身后，立刻抢上一步，惊喜地喊道：“马大爷，您啥时候回来的？我正想进山找您。”

马大爷说：“我们在山里开采的石头已堆成山，等着抢运，我是赶回来催车进山的！”

江涌高兴地说：“晚上召开支委会，揭露矛盾，进行路线分析，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然后在党员和群众中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马大爷说：“好！小江，你在前边大胆地干吧，我在后边替你使劲……”

这一老一少正说得起劲，忽然王虎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老支书从县里打来电话，有急事要找江涌。于是，江涌忙告别老人，和王虎一起朝大队部走去。

马大爷目送年轻人远去，手拂银须点着头。他正准备转身去找马正初，却见马正初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来。

这时的马正初，心里象搬倒了五味瓶子，不是个滋

味。刚才他怒气冲天地往家走的时候，沿街碰到的都是推着小车、扛着木锨急急忙忙往场上走的社员。到了家门口他的火气减了一半。刚进门，他媳妇喂完猪，把泔水桶一丢，抄起门后的木锨出来了，她见了马正初把嘴一撇，说：“喂，你还打算往外跑哇？你到工地去听听，大伙都说什么啦？人家江涌把车往大道上赶，可你偏往邪道上走，明明是错了，就该趁早改正。”

马正初要说什么，他媳妇已经一阵风似的走了。马正初心里乱成一团麻。他手扶门框，长长地出了口气，抬起头来，突然，几个大字跳进他的眼帘：“种田为革命，大干苦干拚命干”。这是十几天前，江涌亲手贴在他门上的一条标语。他脑海里马上闪过年轻的支部书记江涌率领群众踏遍三千多亩土地，勘察新开河道的情景……

“不管挡车对不对，江涌是一心在为工作。”马正初抡起拳头，照着自己脑门就是一下：“我不该赌气，更不能甩手不干。”他想到这儿，一步跨出门，朝饲养场走去。

马正初来到马大爷跟前，只见老人那古铜色的脸绷着，眼睛里闪着怒火。别看马正初已是四十多岁的汉子了，可在马大爷面前，却象个孩子。他赶紧低下头，叹了口气：“唉……”

“唉什么？你受委屈啦，批评你，批评错啦？”老人严厉地说，“你钱迷了心窍，想走邪道儿，人家批评你有啥错？全对！”老人家气得白胡子都抖起来。马正

初低着头，脸一直红到耳根。

“赌气不干了？你还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吗？支委会通过的决议，你不执行，你还有理，唉？”老人缓了缓气，然后，无限深情地一句一句地说：“小江是咱们贫下中农一手培养起来的。老支书临走时一再嘱咐你，对小江要多支持多帮助。你就这样支持？这样帮助？你好好想想，做得对不对。”说完，老人走了。

马正初一屁股坐在场上一个碌碡上，双手捧着脑袋。心想：难道真是我错了？他抬头仰望天空，刚升起的太阳不知啥时候被云层遮住了。

五

马正初正在左思右想，只见江涌快步走来。

“呵，我找你半天，你原来猫在这儿。”

江涌也坐在碌碡上，望了望马正初，深切地说：“马队长，你入党比我早，经验比我多，看我今天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你尽管批评，我一定虚心接受。”

马正初心头一热，脸又红了，他说：“干脆，你说这副业还搞不搞？”

“怎么不搞？”江涌手往大腿上一拍，扬起双眉，说：“你这个同志，咱们的养猪事业不是在发展吗？东山坡上的果树林不是扩大吗？村前的砖瓦厂不是已经冒烟了吗？……”

马正初张了张嘴，可是没有开口——他不知该怎么

回答好。

“副业不仅要搞，而且还要发展，还要扩大。咱们的耕地再扩大了，就得养更多的猪积更多的肥，就得扩大饲养场……”江涌越说越激动，“同志，问题是你要搞的是什么副业？放着农村的事不干，跑到城里去抓钱，那是什么副业？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马正初一惊，“这……”

“对，你错就错在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江涌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全村群众都在鼓足干劲学大寨，一心扑在农业大上上，为国家多做贡献。而你却没有站在这场运动的前头，反而带着人往外跑。你忘掉了‘以粮为纲’这个根本方针。”

马正初默默地听着。

江涌继续说：“你说你抓钱是为大伙，为哪一伙？你是在为卫相谦他表哥那一伙！刚才县委姜海云同志打电话说，卫相谦的表哥有严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他利用职权非法倒卖国家的物资，还通过卫相谦让咱们的大车帮助运输。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挖社会主义墙脚……”

这时，卫相谦走到饲养场门口，正好听见江涌的话。他脑袋“轰”的一声，走到江涌面前，说，“江……书记，唉，千错万错，都怪我……老糊涂了，认错了人，走……错了路……我说……马队长，运输合同我去退掉它，从今后洗手不干了！”

江涌当场对卫相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要他揭发他表哥的罪行，改正错误。卫相谦满面羞愧地走了。

“我，哎……”马正初看到这情景，悔恨地捶了自己一拳，沉痛地低下了头。

看到同志的觉醒，江涌心里荡起一阵喜悦，他满怀激情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忘记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是可能的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晨风阵阵吹来，吹起地上的片片落叶，吹跑了马正初脸上的层层愁云。他慢慢站起来，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江涌宽阔壮实的肩膀，激动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好象第一次认识他似的：呵，好英俊的小伙子！脸膛闪着红光，黑亮的眼珠光芒四射，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马正初信服地点点头：“小江，你……”他说着，心头一热，眼里含满了热泪……

江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双手握着马正初热得发烫的手，激动地说：“错了，改了就好。晚上咱们召开支委会，大家都受教育。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公社党委已批准咱大队建立化肥厂的计划。”

“那太好了。”

“党支部建议，化肥厂由你负责。”

“我？”

“对，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农业学大寨，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对！”

.....

太阳钻出了云层，把万道金光洒在大地上，杨树村沸腾了。大杨树后边的饲养场上，人欢马叫，好不热闹！你瞧，那边，王虎挥动着长鞭冲着一群小伙子，正大声地讲着什么；这边，摸着白胡子的马大爷，听着周围几个老汉的议论，笑咪咪地点着头……当人们把眼光最后转向院中央的时候，只见精神抖擞的马正初把旱烟袋往腰上一插，抓起鞭子，大声说：“该进山了，出车吧！”

刹时，长鞭齐鸣，马蹄嘚嘚，大车一辆接着一辆冲出饲养场，沿着洒满阳光的大道，滚滚向前……

理想新歌

卢晓渤

一

我和有根大爷刚到村口，就被在地里劳动的人们发现了，大伙一下子围了过来，有的抢下我的行李，有的背起我的挎包。我站在热情的陌生人群中，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儿地憨笑。

“欢迎你，李初新同志。”随着话音，人群中走出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社员。她笑着握了握我的手，又接着自我介绍说：“我叫宋雪英，也是下乡知识青年，以后咱们就要在一起战斗啦。”

怎么？她就是有根大爷夸了一路的大学生？我习惯地扶了扶眼镜，仔细端详着这个新结识的伙伴，只见她一双眼睛闪闪有神，微微往上翘起的嘴角总在笑。尽管略嫌单薄的身材和热情大方的言谈举止还带着几分城市学生的样子，可那黑里透红的脸庞，挂着汗珠的短发和那结满老茧的双手，分明告诉我，她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啦！

“你先跟有根大爷进村歇歇，晚上我再去看你。”宋雪英和我打过招呼又对身旁的伙伴把手一挥说：“走，

咱们接着干！”她说完，就跑回地里去了。人们随她散去，顷刻间，地里小车飞奔，歌声四起，又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场面。

这个被松树和柳树层层环抱的松柳庄，只有四十来户人家。我们穿过一块块平展展的麦地，抬腿工夫，大爷把我领到了家。

“这是听到你要来的信儿，雪英带着那帮小青年给你收拾的。”大爷说着，提壶走出屋去。我站在门口，打量着新居。屋子不算大，却很亮堂。炕头上摆着一张新打的桌子，地上拾掇得干净利索，新粉刷的土墙上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我的眼光停在“理想”二字上，心里不禁咯噔一震：理想，我的理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来，喝水吧。”大爷打水回来，给我倒了一碗：“我就住在前院，往后有啥事招呼一声就中。”

“大爷，宋雪英真是大学生？”我还没接过碗，就冒出了这么一句。

“瞧你问的，那还有错。”大爷笑着说。

“她怎么到咱这儿来了？”我又叮问了一句。

“嗯，这倒是有个说头。”大爷坐到炕沿上，掏出烟袋锅叭哒了两口，慢慢地向我讲起了宋雪英的事迹。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大学燃烧起来，满园的大字报就如盛开的梅花，迎来了教育革命的春天。毕业分配就要进行，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大学生们将怎样填写这张“试卷”？党委办公楼前，一张题为《发人深省》的大字报吸引了人们：

“……回顾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许多事情发人深省：

“为什么有的人把封资修的洋书古书当成学生爬向‘最高理想’的阶梯，却百般阻挠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书？

“为什么有的人引导学生树立的‘最高理想’就是要当这个‘家’、那个‘家’，却唯独没有无产阶级这一‘家’？

“在这种‘最高理想’的毒害下，有人竟撕掉了为革命牺牲的父亲留下的血书，却捧着资产阶级‘文豪’的‘名著’摇头晃脑；有人把贫下中农送的草鞋扔进湖水里，穿上料子服、尖皮鞋，摹仿什么‘家’的风度……

“请同志们深思，用这样的‘最高理想’培养出来的学生，岂不是成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了吗？难道这种‘最高理想’还不应该彻底摧毁、坚决砸烂吗？！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了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嘿！真够冲的！”

“谁写的？”

“化学系的宋雪英！”

“宋雪英！”人们念叨着这个名字，四周响起一阵赞许的议论声。几个红卫兵挤出人群，兴奋地商量着去写支持的大字报。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快看，那不就是宋雪英吗？”人们随声望去，只见迎面人群中有一个年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中等个儿，穿一件肥大的军棉袄，腰间紧束着皮带，背上背着背包，左臂佩带的那火一样的红卫兵袖章，她那齐耳的短发被春风吹拂着。她就是宋雪英。此刻，她正和簇拥在两旁的同志们说着、笑着。她象一团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热情。多少双手从四面八方伸来，把宋雪英的手紧紧握住；多少声音从四周响起，汇成巨浪，“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在三大革命中树立真正的理想！”

就这样，宋雪英告别了学校，告别了首都，从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出发，步行到冀东老革命根据地松柳庄落了户。

三年过去了，这个刚下乡时错把地里的白碱当成霜的大学生，变成了耕、耩、耙、耨样样拿得起来的庄户

闺女。广阔天地使她心明眼亮，火热的生活使她坚定了信念，她象棵小松树在肥沃的土壤里深深扎了根，沐浴着阳光，挺拔翠绿……

大爷叭哒了一口烟，象是在夸自家的孩子，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说：“头年雪英入了党，当了团支书。这闺女呀，有出息！初新呵，你可得好好学着点。”

我出神地听着，不住地点着头。一个大学生，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姑娘，几年工夫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叫人佩服。猛然间，一个问号闯进了我的脑海：“大学生当农民，她的理想是什么？”

傍黑，我和有根大爷刚放下饭碗，宋雪英推门走了进来。她把手里的铁锹递给我说：“这张铁锹送给你，你就参加我们青年突击队吧，往后咱们一起战斗，一起向贫下中农学习。”她笑咪咪地看着我，象是姐姐在叮嘱弟弟，话不多，可句句都热辣辣的，暖到人心坎里。随即，她又摸了摸我的被子和炕：“刚开春，夜里风还挺大，小心别着凉。”

“你呀，就知道说别人，自己的病还没好利索，又急着干活儿……”有根大爷叼着烟袋锅，故意板起面孔插了一句。

宋雪英轻轻一笑，算是回答了有根大爷的责备。稍停了一下，她转身对有根大爷说：“有根大爷，咱再去地里转转吧，瞅瞅拿下老碱地还得几天。”

我将这一老一少送出了大门，他们踏着月光向老碱

地走去。我回到屋里，打开了化学书……

二

老碱地里一片欢腾，这是治碱战斗的最后一仗。小伙子们脱去了棉袄，推着小车你追我赶地跑着，欢笑声洒满一道。姑娘们将下头巾披在肩上，飞快地挥动着铁锹，她们的歌声象箭杆河里澎湃的春水，驱散了初春的严寒。

有根大爷也在挥汗推车，他上身穿着一件洗成了白色的旧军衣，那双铁钳般的大手紧攥着车把，迈着稳健的大步向地头跑去。

紧跟在有根大爷后面的是宋雪英，汗水把她前额的头发打成了绺，阳光下，她那件红色方格粗布夹袄远远望去象是一团跳跃的火焰。只见她推着一辆“超载”小车飞奔到地头，一挺身，“哗”的一声，将满满的一车土倒在了地头。她把车把往下一按，急转身，拉车就跑，转眼工夫又立在我的跟前。我正准备装车，宋雪英冲我笑了笑，拿过铁锹，还没等我弄明白咋回事，半车土已经装好。她弯腰抄起车把试了试，让给我说：“来，试着推推，我给你‘保驾’。”我迟疑了一下，朝手掌吐了口唾沫，咬咬牙推起了车。

一步、两步……我的头上滴下了汗珠，两只手越来越酸，小车扭起了秧歌。车轮碰到一块坷垃上，我却推不过去。眼看小车要倒，宋雪英一把抓住车挡板，猛一

提，小车压碎了坷垃，向前冲了过去。

我总算把车推到地头。扔下车，我深深地喘了口气，伸手摘下眼镜擦擦汗水，这才感到手上的泡胀得厉害。

“行，多练练，我保你能成好样的小车‘驾驶员’。”宋雪英递给我一条毛巾，笑吟吟地说。

休息了，人们放下手里的工具凑拢到一起。几个姑娘没等坐稳，就你拉我拽地蹦了起来：“雪英姐编了首‘农业学大寨’的歌儿，咱给大伙儿唱，中不？”掌声中，姑娘们唱了起来。

歌声在田野里回荡，这歌儿唱到了社员们的心里，给他们增添了更大的干劲。

我摸着手上的泡，轻声问坐在身边的有根大爷：“宋雪英还会编歌？”

“嘿，她呀，能着呢！”有根大爷扭过头来对我说，“这闺女可摸咱贫下中农的心啦！就说这荒了儿辈子的老碱地，文化大革命以前整治了几回都出不齐苗，有人说这是‘天意’，贫下中农们早就不信这个邪，雪英和科研小组的几个青年在党支部支持下，兜了些土回去，盆啦罐呀地摆了一炕，还自己配了药水，就试验开了，说是一定要老碱地献出粮食哪！”

我正想再问下去，宋雪英提着药箱走了过来。她打开药箱，取出棉球和针，给我挑泡。

“雪英，你整天忙这忙那的就不累吗？”我直梆梆

地问。

宋雪英说：“为了理想奋斗，啥时也不觉得累，我总觉得还应该干更多的事情。”

“理想？在这小山村里也会有理想？”我紧追着问了一句。

“怎么？在这就没理想了吗？”宋雪英反问了我一句，她那深邃的日光在打量着我。

“理想嘛，应该是特别鼓舞人心的，可这整天和泥土打交道……”我耸了耸肩，没把话说完。

宋雪英没立即回答我，她给我挑完最后一个泡，又拿起艾条帮我灸着，轻轻地问：“照你说，五亿农民就都没理想了？”她见我没吭气，又接着说：“初新同志，咱们青年人都好谈理想，一讲就热血沸腾，心潮滚滚。可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想，怎样才算为理想奋斗？这个问题你认真想过吗？”

不知是宋雪英的话，还是她手上的艾条把我刺痛了，我下意识地往后抽了一下手。

“痛啦？”宋雪英问。

“嗯……不，没关系……”我支支吾吾地回答。真的我从来没很好想过“真正的”理想呢！

“是会有些痛的，把泡变成茧总得付出点代价，你说对吧？”宋雪英用手按按我手上已经灸干的泡，半开玩笑地说。我出神地看着自己的手，觉得宋雪英的话里还有更深的意思，可我又一时品不出来……

“雪英来一个！”青年们的喊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宋雪英收拾起药箱，走到大伙跟前，指了指带头“起哄”的小伙子说：“我唱完了，你可得接上！”大伙轰地笑开了。笑声中，宋雪英唱了起来：

在白云飞过的山巅哟，
有党的红旗在召唤；
从天安门出发啊，
跨过了万水千山。
那绿油油的庄稼，
是我们的汗水浇灌；
那鲜艳灿烂的山花啊，
燃烧着我们理想的火焰。

.....

她唱着，迎着太阳放声唱着，含着微笑尽情地唱着，充满自豪地用整个的心在唱着。她目光闪闪，好象美好的未来就展现在她的眼前。我想，只有把一颗火红的心紧贴在崇高的理想上，才会象宋雪英这样纵情歌唱！宋雪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为这儿的变化流汗，从这些变化中获得欢乐。可是一个大学生丢掉自己的专业，把欢乐、把理想就建筑在这狭小的天地里，眼光未免也太短浅了些。我不由得替宋雪英惋惜起来。一个青年人，尤其是上过那么多年学的青年人，总应该有更大的抱负才是啊！

三

早晨，我扛着锄去地里，在村口迎面碰上了公社的通信员。

“小李，宋雪英在哪儿？”通信员从自行车上跳下来问。

“她早去地里了，啥事？”我问。

“这是公社的通知书，你捎给她吧，县里调她去生物化学研究所呢！”通信员从挎包里取出个信袋递给我，笑呵呵地蹬车走了。

“生物化学研究所，这正好和宋雪英的专业对口，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这下子宋雪英一定非常高兴！”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加快了步子，一溜小跑地奔向老碱地。

老碱地已是一片嫩绿。头些天播下的玉米如今发了芽，一棵棵争先恐后地从地里钻了出来。碧玉般的小苗给社员们带来了欢乐，你看地里的人们哪个不是笑容满面。

我跑到宋雪英跟前，把信递给她，说：“公社来信啦，调你到县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宋雪英打开信，默默地看着。

“祝贺你，雪英同志！”我激动地说。

“雪英姐，你要走？”突击队员们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几个姑娘紧紧拉着宋雪英的胳膊，好象一松

手，宋雪英就会离开她们似的。

“不，我不走。”宋雪英轻轻地拍着一个姑娘的肩膀，笑着对伙伴们说。

“真的？”我和几个青年一起叫了起来。他们感到惊喜，而我却感到意外。

“真的！”宋雪英用手指了指老碱地说，“咱们的任务还没完成，我还没看到老碱地上打下粮食，怎么能走呢，这儿就是我的战斗岗位，这儿就是我的家啊！”

大伙笑了，放心地笑了。我虽然也在笑，可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儿。

“走，咱们接着干。”宋雪英招呼着大家。她走到我的跟前，说：“初新，有啥想法，晚上咱俩聊聊，好吧？”

我点了点头。

皎洁的月亮挂在夜空，宋雪英坐在炕沿上，一边帮我补着衣服，一边和我促膝交谈。她那平静、简短的话语就象细细春雨，滴滴沁入我的心田……

送走宋雪英，我回到桌前，化学符号第一次引不起我的兴趣，脑海里总是出现宋雪英的身影：她在地头和大伙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她在田间推着小车飞跑；她在给夜校学员讲课；她在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她在实验室的小土屋里，用自制的工具做土质化验……我的耳边总是响起刚才的谈话：我说去研究所工作贡献大，可以更好的学习专业。可她讲搞科研、种庄稼都同

样是革命的需要，这庄稼地也是最好的研究所。我说应该把眼光放远点，她却自豪地说她的理想既美好又伟大。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走到门口，见前院灯还亮着，对，去问问有根大爷，他是宋雪英入党介绍人，他一定能帮我找到探索宋雪英内心境界的钥匙。

我来到有根大爷屋里，说明来意。大爷点燃了烟袋锅，一面吸烟一面说：“要说这理儿，也简单，一句话，她舍不得！”

有根大爷和宋雪英自己的回答竟是一样的！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忙往大爷跟前凑了凑，听他继续讲下去。

“三年前，雪英乍来咱庄，正赶上修水库，大冷的天，她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跟着干起来。几天下来，肩膀头子压肿了，手掌上磨起了泡，可她咬破了手上泡，又抢了副大抬筐，接着干起来，贫下中农哪个不竖大拇指？有人说她下农村屈了才，你猜她咋着？她把搞试验的瓶瓶罐罐举到那些人的眼前，理直气壮地说：‘到农村来，眼睛亮了，心胸宽了，我觉得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只有在这广阔天地里才大有作为。生活在贫下中农身边，我学了不少新东西，怎么叫屈才？这不是长了才干吗？’直说得那些人低下了头。雪英这闺女说得在理，干得扎实，一个心眼扑在咱庄稼地里。头年省里开了学大寨的会，那夜晚听了传达，雪英屋里的灯亮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她把一张‘松柳庄规划图’贴在了大队部的墙上。松柳庄的一草一木都是她的心尖尖，你思摸思

摸，她咋舍得走。”

（我从有根大爷屋里出来，已是深夜了。我躺在炕上，瞅着窗上的月光，似乎今天晚上我才刚刚认识宋雪英。说心里话，我被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大姐的事迹感动了。怎么能说她没有理想呢？宋雪英是个女同志，我是个棒小伙，她能吃得了苦，我就不行吗？她是个大学生，我是个高中生，人家能立志务农，我就在农村呆不下去？想到这些，我好象也长了几分力气，一骨碌爬起身，抓起桌上的化学书扔到了墙旮旯。）

四

偏偏就有那么不顺心的事。谁也没想到，好好的小苗长到寸把高，突然变得又干又黄，和旁的地里绒毯般的绿苗比起来，老碱地简直成了癞痢头。宋雪英的两道细眉皱成了疙瘩，她整天长在老碱地里不是拨拉小苗，就是翻腾土块为保苗治碱想了不少办法，有根大爷也帮着出主意。可小苗一天天枯萎下去，我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坏。心想，费了这么大劲，落了这么个结果，庄稼地里到底能干出点什么名堂？烦恼象盆凉水，把我前些天刚刚鼓起的热情浇凉了。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我碰见宋雪英，她说：“别灰心，哪有不摔几跤就学会走道儿的？咱再琢磨琢磨看，会成功的。”雪英耐心地做我的工作。我知道再说别的也白搭，只好自个儿摇着头回了家。

我推门进屋，桌上放着一封信，从那熟悉的字体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臃肿的身影……

临下乡的前一天，教化学的孔老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透过那瓶底般的厚镜片把我打量半天，叹了口气说：“你化学成绩一向不错，我希望你在这方面有所造就，没想到你也要下乡，这理想……”说到这里，他摇了摇头，从书柜里抽出几本化学书递给我：“下去后抓紧时间多学学，可别丢了理想，如果有机会，我给你想想办法。”

现在，他来信了。我把锄往墙脚一扔，迫不急待地抓起信，看了起来，他在信上写道：“……听说有个化工厂招收化验员，我正在托人给你想办法，你快回来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一口气把信念了三遍，然后把信紧紧贴在心窝上，我在屋里转了一圈，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欢欣。我想起了化学书，忙从墙旮旯里捡了起来，轻轻弹去上面的尘土。猛然，我又想起了宋雪英，对，应把这件事告诉她。

我走出屋子，不大工夫来到宋雪英的屋门前。门半敞着，外屋静悄悄的没有人。她准是在“试验室”里，我转身推开小土屋的门，宋雪英正坐在桌前，一本书摊放在桌上，几支试验瓶放在书旁。有根大爷和社员们讲过，三年来，宋雪英就在这个小土屋里做过二百次试验，一些颇有成效的农药就在这里配制成功。几天前，

我还和宋雪英一起在这里对老碱地的土质做了又一次的化验呢！现在要离开，也真有点舍不得。然而当我环视了一下这间仅有一张乒乓球案子大的小上屋，便不再犹豫了，这儿只有几件自制仪器，怎么能和城市里有着现代化设备的研究所相比呢？……

“雪英同志！”我走到她跟前喊了一声。她忙合上书站了起来，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一本《矛盾论》。

“啥事把你乐成这样？”宋雪英笑着问。我没说话，兴冲冲地把信递了过去。

“你打算怎么办？”宋雪英看完信，脸上露出了严肃的神色。

我说：“我想离开这儿！”

宋雪英问：“你为什么要走？”

我说：“我有我的理想！我喜欢化学，我要去干一番大事业……”

宋雪英把那封信扔到桌上，说：“你那位老师给你灌输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毒素！它根本不是什么理想！无产阶级的理想只有一个，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理想而进行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无尚光荣的！理想从来就不属于个人，它有着鲜明的阶级的内容，为个人奋斗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宋雪英的话象是惊天动地的春雷，一声紧一声地响在我的耳边。一阵风从窗外刮了进来，卷起桌上的那封信，把它抛在了地上……

五

（这几天，我和往常一样跟大伙一起劳动，可是心神不定，不是失手锄掉了小苗，就是不知不觉落在了后面。我不时地直起腰向大路上张望，盼着去公社开会的宋雪英早点回来，再和她好好聊聊。

这天，收工了，我一个人思绪杂乱地迈着步子，刚上大路，只见宋雪英正迎面走来。

宋雪英大步流星走到我跟前，没等我开口，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封电报给了我。这是孔老师的电报。我打开一看“速归”两个字跳入眼帘。

宋雪英那闪亮的目光在注视着我，好象在问：“你打算怎么办呢？”

经过那次谈话，我知道我的想法错了，可只要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哪儿还不一样。

（“初新，你觉得你的本事在松柳庄施展不开，你认为扛锄头不能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你还不了解这块土地，更不了解战斗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啊！”宋雪英拉我坐在路边的土坡上，恳切地说，“初新，你想过没有，解放松柳庄，多少革命战士献出了生命，建设农村，又有多少贫下中农洒下了汗水，他们为了什么？”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宋雪英抓起一块土坷拉攥在手里，慢慢地把手松开，细土从指缝里流了下来。她凝视着这把土，沉思了一会儿，说：

“一九四七年，解放的炮声传到了咱庄，就在那次战斗中，敌人地堡里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密集的子弹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总攻的时间在一分一分地逼近，上级命令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可是由于敌人的火力太猛，上去的几个战士都牺牲了。耳听着敌人的机枪鬼哭狼嚎地怪叫，战士们牙都要咬碎了。猛然间，一位老班长站到了首长跟前，他的额头上一条绷带还带着血迹，他两眼冒着仇恨的火花，说：‘叫我去吧，让我掐断毒蛇的喉咙！’首长一挥手，老班长拿起爆破筒象颗出膛的子弹，带着阶级的仇恨，带着人民的期望飞出战壕，他机智地靠近了敌人的地堡，猛起身，将爆破筒塞进敌人地堡的枪眼，轰隆一声，敌人的地堡飞上了天！”

“解放了，领导上照顾老班长，要在城里给他安排个舒适点的工作。老班长摇着头，恳切地要求：‘我这副身子骨还挺壮，就让我回农村吧，光把土地夺回来不中，要当土地的主人，我的任务还没完成，还得继续战斗呢！’就这样，他回到了松柳庄……”

没想到，松柳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还有这样的英雄。我一推眼镜，急忙打断宋雪英的话，问：“这位英雄还在吗？他是谁？”

“他就是咱队的贫协主任——有根大爷。”

“什么？是有根大爷！”

“初新，你也许会觉得有根大爷打过仗，立过功，又来扛锄把，眼光太短浅了吧？（可我觉得有根大爷站得

高，看得远，这是因为他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实现伟大理想，石油工人在茫茫荒原开采出滚滚石油，贫下中农在秃山野岭修出大寨式的层层梯田，广大知识青年走向边疆，走向农村，立志做一代新农民。他们干的也许是最不起眼的工作，可他们在为世界革命的烈火添薪加柴，他们在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开道铺路！”宋雪英越说越激动，“初新，你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以为喝了两年墨水就不该干这抡锄挥锹的‘小事’，这不是两千年来剥削阶级‘学而优则仕’的毒根又在你头脑里发芽了吗？同志，别忘了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后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啊！”

听了宋雪英的话，我的脑海里象开了锅，翻腾着，久久不能平静。我站起来，慢慢向前走去。

“初新，走错路了！”背后传来宋雪英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从土坡上下来，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通往池塘的小岔道，而离那条宽阔的大道越来越远。

“快回来，咱们一块儿走！”宋雪英热情地说。

我正了正眼镜，转身紧赶两步，向宋雪英走去……

六

月亮把银白色的光洒进屋里，炕上地下映出了大大小小的白格子。我仰面躺在炕上，双手压在脑后，呆呆地望着屋顶。忽然，有根大爷走进屋来，我站起身来，

打开灯，请他在炕边坐下。有根大爷拿出烟袋锅，一边吸烟，一边说：“听说你想走，松柳庄盛不下你这个高中生是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可你咋就瞧不上眼？你说人家雪英没理想，可要我说人家雪英占着理儿。你可倒好，尽围着自己打转转。”我深知有根大爷的脾气，他看到不对的事总得敲打两句，看来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谁知有根大爷没再说下去，他把烟袋锅往腰里一插，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递过来：“你好好看看，好好思模思摸，看看人家雪英是咋想的，咋做的。”说完，他倒背着手走了出去。

我坐在桌前，打开了大爷留下的那叠纸，这是宋雪英写给党支部的信，我读着信，仿佛听见了宋雪英热情的声音：

“……这是我第三次接到选调的通知，我手捧起通知书，不禁热泪滚滚，从这张通知书上，我又一次看到党和人民对我们知识青年的关怀。到研究所工作还是留在农村工作，同样是革命需要，然而两者相比，农村工作更为艰苦，共产党员应该‘专拣重担挑在肩’，而我是从旧大学出来的学生，更需要艰苦的斗争中改造世界观。

“下乡三年来，每当我在小土屋里用自制的试验工具做种子、土质的化验时，每当我在试验田里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时，我就觉得农村是我学习锻炼

的最好课堂。我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知识都贡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愿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学习、战斗一辈子。

火热的斗争生活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理想，我熟悉松柳庄的土地，热爱这里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叫我：“咱们的闺女”，把我看成是自家人，我觉得这是给我的最大光荣。贫下中农舍不得我，我更离不开贫下中农。

“敬爱的党组织，我深深懂得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多少先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难道我们这些后继者不应该更高地举起他们的旗帜，向着共产主义更迅猛地前进吗？我恳切地请求党组织批准我的要求，让我继续留在农村，永远和我们的好老师——贫下中农一起战斗，用银锄建设共产主义的锦绣前程……”

我读着，想着，泪珠溢出眼角，顺着面颊滚落下来。我手捧的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分明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滚烫的心！

我再也坐不住了，抓起化学书，冲出门去……

我推开试验室的屋门，又刹住步子。灯光下，宋雪英正和有根大爷说话。宋雪英说：“我已经给学校去信反映了那个教师的情况，初新思想波动，我们有责任，

应该早些抓紧解决。我想请您再给我们上上阶级教育课。我相信初新会改正错误的，我们的队伍，决不能让一个同志掉队！”

“雪英同志，我……”我冲进屋，含着泪叫出了声。

宋雪英和大爷一起站了起来。我把化学书递过去，惭愧地说：“我整天讲理想，可今天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理想。这书我不要了，交给组织，从今天起，我要当个好社员，往后看我的行动吧！”

宋雪英把化学书又放回我的手里，亲切地说：“知道错了，改了就好。书你留下，学到的知识还是有用的，但要用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啊！”

有根大爷拉着我的手，用烟袋锅指点着屋里的东西，“初新，你好好看看雪英是怎样理论联系实际，不要小看了这土屋，不要小看咱农村啊！”

我顺着大爷伸出去的手，再次地打量着这个试验室，还是那土坯垒起的墙，还是那些自制的仪器，可今天我仿佛第一次拂去了眼镜上的灰尘，看清了它们生动的面目。桌上有一罗书，我走过去，一本一本地翻着，没想到除了画满记号的化学书以外，还有几本厚厚的笔记。宋雪英把几年来在农业战线上积累的新知识，详细地记在了本子上。每个本子的第一页上，她都用那苍劲的字体端端正正地抄录下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

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初新，”宋雪英把一本书递给了我，轻轻地说：

“这本《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我刚下乡时有根大爷送给我的，现在转送给你，好好学习吧，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走，咱们才能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我双手接过书，轻轻抚摸着，心里特别温暖。

有根大爷在一旁叭哒着烟袋锅笑了。

老碱地里一片碧绿，玉米苗重新挺起了腰，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社员们在为小苗锄草，欢乐的歌声响彻田野。歌声中，宋雪英走在最前面，我挥着汗，在后边紧紧追赶……

后 记

短篇小说集《青春似火》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一九七三年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系七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狠批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到山西平陆县、天津宝坻县和蓟县广大农村去深入生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工农兵学员在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实践中，写出了一批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茁壮成长的作品。作品中描写的战斗事迹和塑造的英雄形象，有一定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这个集子就是从工农兵学员的习作中选出的一个小部分编辑而成的。

孔孟之流鼓吹“学而优则仕”、“父母在，不远游”，大叛徒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工农兵学员对此无不义愤填膺，他们拿起笔，热情歌颂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时代的洪流，用艺术形象对林彪和孔孟之道以有力的回击！

这些工农兵学员有一定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但他们在文艺创作中是刚迈步的青年，就象一些刚冒出沃土的新芽一样，他们的作品难免有一些幼稚、不成熟的地方。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我们相信，广大工农兵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会以满腔热忱来关心它们，对其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帮助，使这些新芽，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更快地成长起来，为我们社会主义万紫千红的文艺园地里增添更多的鲜艳花朵！

南开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